

# 新學生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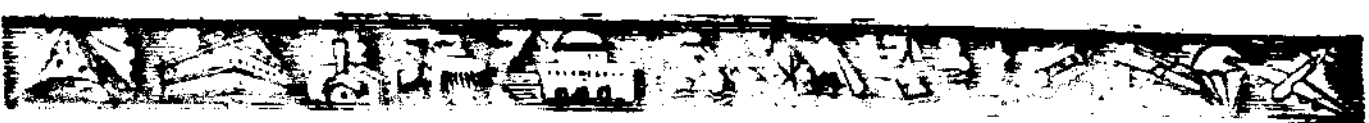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十一期

南京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上海刊行社發行





# ▲新生中國第一卷第十一期目錄：

(封面七色版) 新生中國的新空軍雄姿…………… (封面)

每月今日的老百姓…………… 淮安 只會手指口說…………… 堅仁

漫畫 上海青年在改造中…………… 歐予 幾個人有這溫暖…………… 集成

誰在製造內戰…………… 范奇

學生運動與社會國家…………… 朱乃文

日本侵華內幕 (國際大秘密)…………… 特稿

蘇聯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潘耀光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 徐國震

荷屬東印度尼西亞問題…………… 淮尤

上海的投機市場…………… 英明

今後的米市…………… 利永

美是什麼 (青年道德問題講座)…………… 毛良通

重慶的愁 (重慶通訊)…………… 歐林

飢餓的古城 (桂林通訊)…………… 丁靜

衛生的病人衣食問題…………… 陶俐

重慶的水…………… 魏先

水 不死的人…………… 平莽

說 山村的兒女…………… 鄭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 新生中國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主編兼發行人：康丹

出版者：新生中國社

發行所：上海刊行社

總發行：上海刊行社

華南發行所：上海刊行社港社

社址：香港威靈頓街三十五號A

各地分社：  
 南京 杭州 寧波 重慶  
 福州 廈門 台灣 汕頭  
 廣州 澳門 廣州灣 河內

**廣告價目**  
 封底單色全版每期五十萬元  
 文字前後單色每期四十萬元  
 封底七色彩版每期一百萬元  
 半版或四分之一版價目另議

每月漫画



• 只會指口說 •

政權



• 今日的老百姓 •



• 上海青年在改造中 •



• 勞動有人懂 •





## 誰在製造內戰？

范奇

誰希望有內戰呢？抗戰經過了八年，我們所經過的痛苦如何？雖然獲得勝利，但受過痛苦的民眾，會不時地把八年的苦難回味起來，所謂痛定思痛，在這個時候，當是真心爲國爲民的人，該是不願再冒不韙而掀起內戰，怕老百姓的苦吃得不够，而再讓他們吃幾年苦吧？希望發生內戰的，祇有共產黨吧？共產黨難道不是人嗎？說來真是痛心！如果共產黨還是不知覺悟，硬幹下去，那我們所認清的敵人，以前是日寇，現在該是共產黨了。

中國民衆對於內戰，所得的印象的確太深了，辛亥革命，滿清被推翻，大家希望政治得澄清一下，可是換來的一批是軍閥，內戰連年而不息，各省人民，都遭其災。直到北伐以後，中國統一，內戰才止息，而二十年來共產黨始終與中央站在對立地位，一再作戰，到「九一八」後，日本開始侵略，整個中國還是充滿內戰外患，沒有一處安寧，祇予人民以痛苦呻吟，不勝失望而已。

抗戰開始，中國在日寇猛攻之下，更受到空前未有的災禍，此時共產黨表面是反日，與中央軍並肩作戰，實際則具用心，利用戰爭來擴張地盤，增加軍隊，用心所在，早已爲人所不齒。所望勝利以後，能改變作風，真誠合作，使中國統一，因非此不足以言建國。然而一年來共產黨的所作所爲，還是處處予人以不滿和失望，好像他們是不會有覺悟的一天了。內戰更決無可避免，可能的中國將被弄得更不堪設想！

戰爭入於最後階段，行將結束之時，有許多人意識到中日戰爭一旦結束，繼起的國共即將發生內戰。當時我們總不以為然，因爲想到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決不致喪心病狂，對外戰爭才結束，又掀起一次內戰，使老百姓苦沒有吃出頭的日子。然而看到一年來的事實，已證明共產黨是唯恐人民不吃苦，內戰不發生，當要把中國弄得不成樣子，到這同歸於盡，爲外人利用而恥笑的一天。到那時，他們才覺甘心呢！

抗戰以前，共產黨是利用抗日爲烟幕，而實際在拓地增兵。抗戰以後，他們是利用協商爲烟幕，而實行一面會商，一面爭奪。共產黨的標榜，是以民衆爲先，試問民衆是否願意再見內戰？周恩來總管在南京和各方面要人會商，共產黨却在蘇北、山東，圍城攻戰，破壞交通，屠殺同胞。足證共產黨所用的完全是欺騙手段，這種作風，和當年希特勒一面說不冉有所要求，一面出兵波捷，有何不同？竟可說如出一轍，說不了口是心非，一肚皮刁滑的色彩。

中央以民意所趨，勝利後決不冉有內戰發生，否則到了今日，早已打得相當熱鬧。所以一年來所有的表示及行動，都顯出寬大爲懷。甚且委曲求全，希望共產黨有所覺悟。而經過一年的試驗，已證實了共產黨的別有陰謀，決不會真正覺悟。這不但使政府失望，連得民衆也失望，並由失望而怨憤。照這樣下去，將不得不把共產黨咬一口才甘心，所謂民心，共產黨還能得到嗎？簡直是在自掘墳墓！

除了爭持不決，牽動了美國派特使來調處，還在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冉有內戰而影響到國際方面。我們看到牛戰以來，馬使的奔走呼籲，中樞的一再讓步，對共產不能不委曲求全。但有意要製造內戰的共產黨，一面派代表協商，一面用鎗炮爭奪，實行完全相反。所有議決的案件，共產黨從未進行過，這給予我們的印象又如何？判了最近，更變本加厲，索性不聽調處，一意橫行，蠻幹到底了。置國家人民於不顧！

時間的拖延，用會商方式作烟幕，在共產黨是有利的。在中央是失策的。但一手掩不盡天下，中央的容忍退讓，自有限度，到了不可再容忍時，惟有用武力來制平共產黨。事實會一再啓示我們，希望愈趨愈少，如果還費錢真正無法消弭，惟有開刀，而下手的時候，更應早愈好。我們在消極方面，會作這樣着想。案件冉苦他幾年，看看共產黨的真實本領如何？



# 學生運動與社會國家

朱乃文

民元以前，中國學生以為青年除了讀書，不問他事，為天經地義。但此後漸漸覺醒，關心起國家的政治來，而「五四」運動的發生，更造成了中國青年光榮史的一頁。學生運動從此開始，接着各地學生，曾先後參加種種運動。於是使青年的地位提高，青年學子，不再為人小視了。這當然由時代潮流所促成，不可說為不常。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到三十年來學生迭次所參加的運動，正當者固多，而不當者也未始沒有。運動的出於不當，自由煽惑，引誘，盲從之類而起。今日的中國青年，正和別個階層相同，良莠不齊，那能可免。於是時血氣未定的青年，受了少數搗蛋份子的煽誘，每每盲人瞎馬，毫無意識的參加真寂有的運動，因而破壞社會秩序，於己於人，都有害無益，豈為應有的舉動？

自五四時代而到北伐時代，此中學生運動會一再昭告我們，有好多次非常得當，發揮了青年們不可磨滅壯志，義正理直，對某一事件不能容忍，非由青年學生起來吶喊，呼籲不可時，才從事運動。振臂一呼，各界響應，其勢力的龐大，內而足以使賣國之賊驚心，外而足以使侵略國戒懼。一直到「七七」，中日戰爭爆發，全國青年，莫不痛憤填胸，一致起來，顯露政府作後盾。或則奔走宣傳，喚起全國民眾，一致起來，與暴日作戰；或則投筆從戎，身赴戰場殺敵。氣壯非凡，實足使人佩服！

就在暑假之前，我們知道上海某大學有一部份胡鬧的學生，平日專門出風頭，鬧事件，上雖不在心上，而到了大考之時，不能應付，主張不考，便想出一種×××運動，去煽誘全校同學。一部分人聽說不考，很贊成，就附和。一部分平日用功的學生，主張參加考試，分成兩派，鬧得不亦樂乎。學校當局無法應付，市長聞訊，前往調話，初起時也不表接受，經過了相當時間，學生才肯平息。試問這樣的運動，有何意義？簡直是存心搗亂。而少數的發起，竟會有很多人附和。事實證明了今日的大學青年，尚且遇事不知解制，觀察，一意盲從，連論中等以下的學生了。

今日的世界，青年學生自非閉戶讀書之時，不但要關心國事，甚且要注意世界，但學生的主要責任，還是讀書。新中國的建設，正需要大量的人材，若以遊行，示威，貼標語呼口號為職責，而置讀書於不顧，將來表面雖舉了業，實際是不學無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以如此的青年，去負建國重任，前途如何？不難逆料！明白到這點，那麼今日中國學生的唯一職責，乃是讀書，非到了萬不得已，須學生起來呼籲，起來吶喊了，才可作某種運動。但在如此之前，還要加以審慎的考慮，判別，此舉是否得當？本人參加，是否純為盲從？惟有在正當，合理，不離走的路則下，參加一種必要的運動，來裨益國家社會，才有意義。

然而抗戰以後，我們就聽到成見到的各地學生運動，類多出於不當。這就因為戰後的中國，黨派分歧，意見各異，新興的各派，每四出利用學生來增強自己的勢力，破壞社會的秩序。致前所未見的槍殺，爆炸，毆擊等不幸事件，會一再發生於學府。遊行，喊口號，貼標語，罷課，罷考一類事件，也屢不勝記。任何人可看出學校裏面雖有不良份子，從中煽誘，一羣無知青年，為其煽惑，就會造成真寂有的運動，弄且鬧了亂子。青年處此，豈可不慎！

我們就拿上海的近事來說，赴京請願的反內戰代表，赴車站歡送者是學生，把代表毆擊者又是學生。牆壁上貼滿五顏六色的標語，其中有挑激者，有反美者，有反戰者，有擁護者，各學校學生每次集會，主張之多，派別之歧，會場秩序不良，空氣緊張，都為前此所少見。一切的一切，都可看出今日上海學生，派別繁多，為空前絕後。多開一次會，無非多鬧一些意見。「民主」成了時髦的口號，其實懂得「民主」的意義者有多少？所有的亂子，都是由盲從中產生的！

# 日本侵華陰謀

(稿特期本)

## 田中侵華陰謀

前任日本首相岡田啓介大將在遠東國際法庭作證，宣讀其口供錄稱：

一九二七年時，陸軍部內頗欲進窺亞洲大陸。當時首相田中大將對大陸持有最後計劃，為此曾派代表赴東北，謀取得重要鐵路之權，而將日本在東北之權益，擴大至最大限度。田中當時謀利用東北之實際統治者張作霖。張作霖當時對日本之要求，多加反對，田中乃對張表示日本或能助張維持其東北首領之地位。

田中內閣相信與張合作之結果，日本在東北權益之擴大頗有進步，田中當時曾助張返東北專心於東北問題。一九二八年，張之軍隊為國民黨擊破時，田中再度勸張及早將軍隊撤回「滿洲」，此時張考慮其困難立場，勉強相從。此時置司令部於瀋陽之

本莊實部對關於日本應與張協力從事交涉之田中內閣政策頗抱不滿，欲伺機占領東北，此等將校設法使本莊與軍務中心隔絕之後，計對於張歸東北時加以狙擊。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張自北平回瀋陽，火車於瀋陽境內被炸等預備之炸藥炸毀，張遺棄死。此事頗使田中內閣之政策陷於不利境地，田中首相立即入宮將此事報

奏日皇。據云日皇會稱：欲懲戒陸軍，此正其時矣。於是田中謂已決心採取適當措置，以維持陸軍中之軍紀。當陸相白川着手辦理此事時，曾遭受參謀本部人員及其他陸軍將校猛烈反對，致田中無可如何。田中內閣因被人攻擊謂為軟弱無能，遂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總辭職。

一九二九年時，曾與多人討論陸軍方面認為除以武力在東北樹立日本之傀儡政府外，別無解決東北問題之意見。余甚憂慮陸軍此種傾向及政府之無力統制。一九三一年初，接獲關於陸軍企圖在東北謀劃事件之報告，大川周明當時從事支持該項行動之宣傳運動。一九三二年本人就任齋藤內閣之外相時，知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事件，係關東軍之一部所計劃準備者。一九三一年初，日政府方面，即推測陸軍將以武力占領東北陸軍時間問題。故繼滿陽事變之後，佔領東北時賢明之官吏，並未驚訝。

一九三二年成立之齋藤內閣及一九三四年七月余所組織之內閣，政府及陸軍部內稱爲「海軍內閣」。陸軍認該兩內閣爲海軍勢力之內閣，反對以武力擴張日本勢力之陸軍勢力，故頗懷恨在心。陸軍知悉海軍出而阻閣，係爲抑制陸軍之故，故該內閣存在期間，力謀打倒政府內之海軍勢力。

一九三六年二月發生之暗殺本人未遂事件，即係陸軍鴻恨之表示。此事亦顯然表示本人之內閣無力制御陸軍，將令天皇陷於窘境，本人所承認，而實際上之政府乃關東軍，當時日本政府完全無從獲知關東軍之計劃及行動。陸軍完全在日本政府支配之外，此種情形繼續至一九四一年大戰爆發之時。

讀畢，復由檢察官海倫，宣讀其第二口供錄稱：「一九三四年本人任首相時陸軍勢力逐漸擴大，翌年真崎大將被逐出教育總監地位。相澤中校提出抗議，殺害永田軍務局長。本人曾促起訴相澤，而陸軍方面擅自進行調查，不許首相及內閣干涉。當時陸相爲林銑十郎。永田中將被殺後本人曾語林陸相謂：「我等做至被殺爲止」，但林始終拒絕留於閣內，而推荐川島大將繼任，當時閣員均知林大將之後任，必甚危險。於是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將林二十二及兵士千四百人叛亂，三日間陷東京於恐怖之中。」

九一八爆發前後

當時首相若槻作證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擔任總理大臣之若槻繼次郎在庭作證人。其口供錄稱：「一九一八之事變，內閣於翌晨始知之。此時

據相兩次報告謂：滿洲軍射擊日軍，日軍應之。內閣認爲事關重大，一委希冀迅速結束事件。南大將亦表示同意。翌日，南陸相報告謂由於戰事理由，日軍須將奉天運至中國領域內某一距離。又謂此乃保護手段，決不致擴大。其翌日再開閣議。內閣相又報告謂戰事又擴大，但不致更擴大。二十二日夜，朝鮮官司令官林大將令其軍隊渡鴨綠江，侵入東北。二十三日，南陸相復在閣議報告，謂林大將既未獲天皇許可，亦未獲內閣軍需及參謀總長之許可，僅因受滿洲派遺軍之要求馳往援救，情勢急迫，至可以獨斷專行程度確係事實。內閣意見一致，認爲此種行動，應迅予制止，南陸相亦表示同意，立即令陸軍實行內閣之政策，然事件依然繼續擴大。

余數度見南陸相，須每日按圖報告，謂日軍今後將不越此境界線，然該境界線每日移動，而軍需大保證此乃最後行動。當時陸軍次官係杉山，參謀總長係金谷，同次長係二宮，軍務局長係小磯。余曾竭力制衡該事，然未成功，余之最後辦法，係謀與政友會組織聯合內閣，以此連合之力統制東北日軍，但因閣員反對，終歸失敗。又因南陸相統制東北日軍失敗，未能推行內閣政策，內閣遂行總辭職。

### 當時外幣幣原作證

「滿洲事變」發動時外幣幣原出庭作證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政府並未將任何軍事官憲戒或召回。其時余在若槻內閣任外相並未接到日軍侵略滿洲之官方報告，甚至當時之陸相南次郎（被告之一），亦未立即得知此事。幣原之答亦檢察官盤問稱，日內閣對滿洲及任何

其他地方之軍官，無權訓戒。檢察官問曾否設法斷絕東軍之接濟，幣原答稱，滿洲當地資源豐富可供取求。余不能憶及政府曾否設法斷絕軍隊接濟。朝鮮方面日軍向滿洲增援，既未獲內閣核准亦未經日皇認可。南陸相當時曾擬使「滿洲事變」局部化，實助余之妥協政策。但幣原被直接問及時亦承認南陸相對於部隊行動，應負責任。

繼由辯護人范進斯作反訊問。(問)君謂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重光及宋子文曾作交涉，以求和平解決，此一努力爲何受阻？(答)當係中國政府內部意見不一致之故，日本政府內部則當時毫無問題。(問)重光爲謀中日間之瞭解，曾作最大努力一事，是否屬實？(答)屬實。(問)該事變後，日本政府有無接獲關於東北日軍移動之報告？(答)曾接獲東北總領事館之報告。(問)是否否在軍隊移動後接獲報告？(答)移動前亦曾接獲報告。(問)日本內閣及外務省雖得此項報告，亦不能限制日本軍部乎？(答)是。辯護人克萊斯曼問：軍部在東北之行動，樞密院亦無統制力乎？(答)無。內閣轉應由軍部大臣將內閣之態度通知軍部，樞密院則連此機能亦無。(問)起訴書所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後，日本政府實成實行侵略東北，以擴大其領土一事，是否屬實？(答)辭去外相一職後，僅知報紙所載消息。

其次由檢察官海倫訊問：君接獲關東軍在東北結集兵力武器等之報告後，曾採取何種措施？(答)因事關重大，曾力請南陸相採取適當措置，強對此並不反對，且贊成余之意見。(問)與南大將談話結果，曾取何種措置？(答)結果對軍部之統制，未發生任何效果。(問)是否在與南大將談話後發生東北事變？(答)是。(問)

該次軍隊之行動，應由內閣何人負責？(答)余認爲應由陸相負責。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內閣亦不知此事，當日閣議，陸相允調查後答覆。(問)關於軍隊之行動，內閣由何人獲得報告？(答)陸相。(問)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內閣由何人獲得報告？(答)約二日後獲得陸相之書面報告。(問)事變發生時，內閣曾取何種方針？(答)決定防止事件擴大及不擴大事變之方針，並據此迅速聲明青空國聯聯盟。(問)該項政策由何人參加決定？(答)內閣全體。(問)陸相根據內閣之方針，曾採取何種行動？(答)余係陸相爲不擴大方針曾作適當指示。(問)內閣曾對陸相命令其實行何種政策？(答)內閣不能訓令陸相。(問)內閣之政策有無實行？(答)事件未能阻止，余信南大將曾盡其所能，然事變擴大則係事實。(問)當時關東軍司令係誰？(答)由報紙上知係本莊大將，但本莊大將是否真有實權則不知。(嘆當大笑)。(問)爲發生事變之故，有無召喚本莊大將？(答)無。(問)本莊大將部屬有誰曾受懲戒處分？(答)不知。(問)當時駐華公使係誰？(答)似係重光。(問)東北事變曾否由中日間解決？(答)不獲解決。重光及宋子文曾作努力，但因中國政府內部意見不一致，以至停頓。(問)軍部行動至何方圖？(答)初則僅沿鐵路沿線，後擴大至吉林。及至若槻內閣末期，已伸展至錦州。

繼由辯護人清澤反問：統制軍者，既非內閣，亦非陸相，殆係參謀總長乎？關於大問題，余知由參謀總長與陸相協議，然關於「川兵作戰」，法制上非屬於參謀總長之統制權限乎？(答)據余所知，關於川兵作戰，參謀總長經勸裁(日皇批准)而執行，然事實上則預先與陸相協議。

余知由參謀總長與陸相協議，然關於「川兵作戰」，法制上非屬於參謀總長之統制權限乎？(答)據余所知，關於川兵作戰，參謀總長經勸裁(日皇批准)而執行，然事實上則預先與陸相協議。



(問)君承認軍之行動在法制上應由參謀總長負責乎？(答)余不知是否僅由參謀總長負責，抑因商談之故，陸相亦應分負責任。

一 繼由檢察官薩開脫提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駐滿陽林總領事致幣原外相急電三通，作為證據。第一電稱：「職以電話告板垣參謀，請經由外交機關處理事件，該參謀答謂事關國家及陸軍之威信，故難宜努力保護外備，然因華軍攻擊我軍，故須徹底爲之，是乃軍之方針」。第二電稱：「查軍之方針似將於『滿鐵』沿線一齊開始積極行動，懇迅即採取適當措置，制止軍之行動」。第三電稱：「據報，參謀本部建川部長搭乘十八日午後一時車抵達此地。又軍對鐵路破壞處，不令修路工人接近，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完全係軍部之有計劃行動」。

### 宮內大臣木戶之日記

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公佈之前宮內大臣木戶日記所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渠與當時宮內大臣牧野伸顯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等協議滿洲事作夜後西關寺公署秘書原田電話，謂西關寺囑渠注意朝鮮日軍未經日皇許可擅自侵入東北事件。九月十九日總理大臣若槻見日皇，謂「時局不令再擴大，以我軍獲得優越地位即行停止爲方針」。當日夜原田告謂：「今日會晤見總理大臣，以軍部態度強硬，閣議決定事項不能達於前線軍部，頗有煩惱之狀，該及有無統制軍部良策，請閣院官努力，或請元老督導。適茲難局，首相僅囑備他人以圖解決，殊屬欠妥，內閣本身應有堅強決心等語。十一月十四日與安岡正篤，吉田茂，後藤文夫諸人會面檢討時局。安岡謂最軍部策動最盛，法人學生等，亦日益參加，故亟須講求對策，渠等案所策劃之社稷會等永久對策，須使之實現。十一月十五日林軍務局長謂「東北問題之解決，苟拖延日久，由陸軍之統制規律言，亦屬不妥，故有在東北樹立新政權之準備，倘今日中央政府默許樹立運動，即可解決」。暗示軍部企圖樹立偽政權於東北。

### 三月事件秘密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於傳訊幣原後，進而審訊從未揭其真相之著名三月陰謀暴動事件，傳證人清水行之助到庭作證。清水自早與各種國家主義團體發生關係。一九一九年與北一輝，岩田富美等自中國返日，即參加大化會，一九二四年組織大行社，從事日本國粹運動。海倫檢察官先期證清水之口供錄稱：「(一)一九一九年與北一輝同道歸國，將北一輝介紹給大川周明。(二)至一九三一年三月止，大川時時在余館亭酒館與橋本欣五郎等陸軍將校相聚會。據大川所言，此等將校以改造日政府爲目的，企圖革命。余爲此目的曾捐助二千元與大川。余之任務爲當大川等舉行示威運動時向議會外投擲炸彈。大川曾計劃引軍入國會佔領政府。據大川謂，橋本自陸軍獲得炸彈約三百個，余乃加以收養。(三)以後大川言此計劃因參謀部之陸軍將手而失敗。又大川言此計劃，幸而大將曾參與其計劃。當大川以計劃進行失敗告小磯軍務局長時，小磯曾答謂：「此計劃之放棄乃基於陸軍之直接命令」。其後由德川義親侯爵之要求，乃將炸彈交還參謀本部之根本博中校。(四)一九三一年八月某日，大川謂：「本人將與川本大作上校，憲兵大尉甘粕，關東軍參謀次長板垣上校在瀋陽發動其種事件。」(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獄後，曾與大川數度晤面。大川爲組織神武會極其忙碌。該黨爲極端國家主義團體，以驅逐白人出亞洲及改造日本政府爲目的。一九三二年三月頃，大川曾謂：「與對日本政府抱不滿之海軍青年軍官及橋幸三郎等，共同參與某種陰謀」。余乃謂今後將不能參加該項計劃」。

繼傳喚過去日政界「惡星」宇垣一成大將出庭作證，庭上頓形緊張。檢察官海倫宣讀其口供錄稱：「一九二四年，余任陸相，命令給小磯軍部於三月間，派兵隊軍校，來報告謂大川周明博士計劃於議會作某種示威行動，余當時不甚注重報告，同年三月底大川來將動余辭任昭和維新運動之首領，其後參謀本部許多將校來報告大川事。余因報告較余最初所信者重大乃與小磯軍務局長及杉山次官商談兩人報告謂大川等傾覆政府，並預定余爲革命政府之首領。其時小磯及杉山謂大川希望陸軍援助其實現陰謀，余即命令小磯杉山立即中止使用陸軍實行革命之一切計劃，並通知共謀者，該陰謀即三月事件，余隨後口內閣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辭職，並自動退出陸軍。一九二八年廣田內閣瓦解後，余曾受組閣命令，企圖組閣，然當時法規，陸相須係現役大中將，陸相須由教育總監，參謀總長及前任陸相三人推薦，當時前任陸相爲寺內壽一，讓參次長係西尾壽造

(代辦中之閣院官)，教育總監係杉山元。軍友反對余之原因，係因余任陸相時縮小軍備，並拒絕協助參謀本部之贖武派實行三月事件。當時陸軍三長官推薦候補陸軍大臣三人於余，而該三人則拒絕就任，余因此未行組閣。

(續者按)所謂三月陰謀暴動事件，係日本右翼團體及少壯軍人所發動，當時雖未見諸事實，惟其影響至為重大，蓋此後「九一八」、「五一五」、「二二六」以及「七七」等事變，莫不與此密切關聯。茲將三月陰謀有關人物及政治團體註釋如下：(一)北一輝，原名輝次郎，大亞細亞主義者，「中國革命外史」及「日本改造法案」之作者，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被執死刑，死於東京市谷。(二)山田富美，東北一輝團爲大亞細亞主義者，現尚匿居日本。(三)大行社，大川周明等爲中止之右翼諸派聯合社，後又分立爲各種法西斯團體。(四)川本大作，當時廣東軍參謀。(五)一九三二年三月大川所稱之某種陰謀，即指有名之五一五事件而言，當時內閣總理犬養毅遭刺殺。(六)橋幸三郎，亦爲右翼理論家之一，於水戶近郊地方，開設愛鄰學塾，專事教育農村子弟，從事於偏狹之國家主義，及驅逐白種人出亞洲之理論。(七)憲兵大尉甘粕，曾於東京大地震時，乘局勢混亂，將共產黨領袖大杉榮及其妻等加以槍殺，下獄未久，即被釋放，旋以右翼團體指派，前往我國東北創辦實業。(八)德川義親，舊德川幕府三家之一，紀伊—和歌山縣—藩主之後裔，爲日本有名之旅行家。

### 犬養毅努力和平

(續者按)若槻之後任首相犬養毅曾努力企圖

遏止當時正在不斷擴大中之東北事變，卒遭少壯派軍官之忌，被刺斃命。以下係其子犬養健之供詞：

「吾父受命任總理大臣後，於舉行就職禮前曾被邀往訪元老西園寺公爵於其東京邸宅。西園寺傳天皇之言曰：「勿令僅由軍部執行政治。」此次會議，其後新聞雜誌傳謂西園寺勸吾父組織聯立內閣，其實非是。其後吾父又曾舉行就職禮時，天皇亦作是語。其所言雖無物證可資證明，然吾少時深信吾父不作虛言，而西園寺勸吾父組織聯立內閣及此事，足資證明。余之印象，認爲吾父爲解決東北事變，誓死以副天皇之意。吾父爲總理大臣時東北事變已相當擴大，而陸軍上層似無壓制此不幸事件之力。爲解決此問題，吾父首先欲得天皇之命令撤退東北日軍至原來防地。吾父爲此事熱慮數日，與法蘭西專家前田(名米藏當時商工大臣)商談如何請天皇下令。

「其二，吾父信中國在「滿州」之主權不可奪。事實上因戰亂擴大吾父認爲必須請中國有力政治家來「滿」商談解決。余信吾父請天皇下令之準備，當時已完成九分。吾父爲上奏其政策人官親見時，天皇詢吾父謂：「倘陸軍反對汝之態度則如何？」吾父答謂：「倘陸軍反對，亦不憂余意。」吾父謁見天皇時，天皇希望迅速解決事變，謀其不擴大，並開始交涉。

「吾父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任總理後，十數日後發野長知即爲與蔣介石氏準備作停戰協定而赴中國，同時請中國派遣特派大使，亦爲交涉之目的。派遣該密使一事，吾父未令當時內閣書記官長森格及陸軍部木知之。蓋野抵南京後，受鄭重待遇，同時打來暗碼電報，據該電報稱：氏對吾父之計劃表示滿意，並請擬派當時司法院

長居正氏爲特派大使，詢日本大使爲誰。余得吾父許可，發電謂日方大使決派吾父密友山本素太郎。此時起，蓋野之暗碼電報，或遲到，或不能到，書記官長森格忽召余警告曰：「令軍部與蔣氏接洽，陸軍省非常憤慨。」

「一九三一年六月時，參謀本部及陸軍省內，不可造「滿洲國」之意見頗爲活潑，至一九三二年正月，陸軍省人事變動後，該意見即告消滅，而強硬主張「滿洲國」矣。

犬養毅述至此，審判長宣稱：「日皇之斷片心意已了解，不必再作假言」。旋即由辯護人質問犬養，荒木陸相何以由證人之父推薦爲陸相，犬養答稱：「此乃余父對天皇最後奏請荒木爲陸相」。檢察官海倫亦問：「何以奏請荒木爲陸相？」答稱：「此事普通內閣奏薦陸相稍異。通常決定陸相，先由陸軍三長官向總理大臣暗示其所同意之候補人，然後將此人推薦於天皇。當時三長官之意見，推附部信行將爲陸相，惟當時陸軍中堅份子，尤其是青年將校推薦荒木中將」。

### 荒木獨斷獨行

檢察官海倫宣稱被告荒木貞夫在巢鴨看守所供稱：「本人於就任陸相後，即爲解決滿洲問題，研討論領四省政策，因獲首相，外相及護相之贊成，乃決定由首相徵求樞密院之承認。政府決定政策後，關於作戰之命令，由參謀總長發出，陸相無命令之權。而該政策之目的，在使張學良支配下之領土獲得和平與秩序。該政策係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本人任陸相時由內閣所決定。在此以前並無一定政策，遂令敵對行爲擴大，內閣乃決議「平定」張學良所治領土。張初居輔

州，後退熱河指揮其政府。

內閣決定該政策時，全體閣員均出席。總理大臣以下所有大臣均承認該政策。軍隊不獲內閣承認，即不能使用特定經費，故不能有所行動。該政策最後經國務院本會議事上加以決定，當時國務院全體閣員，內閣代表及天皇均出席，天皇雖未參加討論，惟國務院全體一致決定時，該決定按例報告天皇，由天皇予以同意。惟天皇並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國務院之希望按例口頭通知天皇。天皇在此類會議，向不作任何發言，僅於決議後而出，倘有記錄，書記官，必知之。該項記錄必已全部廢棄。

最後由檢察官海達宣讀被告荒木貞夫所供大體內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成立時決定「滿洲」對策經過稱：「當時舉行之國務院會議係緊急會議。當時需要議出，發出通常須通過議會，而當時議會並未召開。所謂議出即係「平定」東北之經費，當時事態殊為迫切，無議餘暇。惟召開會議非本人所提議，蓋此事不屬陸相權限。國務院召開預備會議之目的，係為討論中日事變特別支出之要求，此事首由首相向天皇要求，天皇即要求國務院討論，可否核准特別支出之要求，如由首相決定，即等於全體閣員之決定，該預備會議除以陸軍特別經費為主要議題外，佔領東北四省之方針亦被提出，但未作為確定方針。至於此事違反九國公約與否，預備會議及本會均未論及。

關於佔領地係東北三省抑或四省，曾作討論，最後決定為四省，因恐張學良由熱河行動，故熱河亦包括在內。出席緊急會議者，咸認該四省係中國領土，但不確知其屬於張學良，抑屬於蔣主席。御前會議決定佔領四省政策後，立即決

定派遣軍隊赴遼瀋省，主要計劃由陸軍省命令擬定，總司令部則辦理派遣作戰所需軍隊手續。天皇知悉該項計劃，命令則由其輔弼機關發出。

### 張作霖炸死之經過

遼東遼東國際法庭傳前兵務局長田中隆吉到庭作證，檢察官藤開脫起立稱：田中證人不必用口供錄，將直接口頭訊問。

首訊田中經歷。答稱：曾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調查班，曾駐北京，又任駐上海武官輔佐官，並曾任關東軍參謀，朝鮮軍聯隊長，陸軍兵務課長，兵務局長，至一九四二年去職。（問）在軍職時，對軍部內之事件曾有擔任調查之經驗否？（答）有。（問）是調查公文文件乎？（答）不僅是公文，曾經檢至憲兵隊之報告書。（問）兵務局之任務為何？（答）取締陸軍部內之軍紀風紀。（問）關於炸死張作霖案，日本政府或陸軍，曾經正式調查過否？（答）調查過去陸軍當一九四二年遷移新居時，曾發現該項調查書類，並曾閱讀。（問）該項調查書類，係何時何人所作？（答）想係一九二八年八月間，東京憲兵隊長所命令作成。

藤開脫檢察官，至此忽停止訊問，宣稱本檢察局曾向日本政府要求將該項文件提出，據該函稱：業已遺失。希由田中證人詳述其內容。田中直陳如下：「當時關東軍司令官本莊大將及參謀長齋藤中將，均無關係。事件之計劃者，乃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上校。當時為呼應田中內閣對東北問題之積極政策，計劃於錦州西方將自平津地區敗退之張作霖軍，加以繳械。其目的在迫令張作霖下野，使張學良成為東北之主人，脫離南京政府，而使東北成為非但和平而又能由日本支配之地。然該項計劃其後為田中內閣所嚴

禁。而河本仍欲實現獨立張學良之目的，乃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炸毀張作霖所乘火車。執行炸毀者乃當時由朝鮮京城派來東北之工兵聯隊所屬將校一人，下士官一人及兵士。河本又命令部下尾崎大尉發動緊急集合，準備於張作霖乘兵由車內開槍時，與之作戰。（問）報告書所述殺害張作霖理由為何？（答）係剷除滿洲軍閥勢力，製造與中央政府脫離之新王道國家。（問）報告書所載與事件有關者有幾人？（答）河本以下十數人。（問）君個人熟悉河本否？（答）係親友。

（問）關於炸死張作霖案，河本對君有所告否？（答）渠謂當時倘能緊急集合，則東北事變即已發生，「偽滿洲國」亦早已成立，炸藥數為砲兵隊之方形炸藥二百枚。（問）河本曾謂此事係為渠自己所為乎？（答）渠謂係渠一人所為。（問）尾崎上尉之任務為何？（答）係奉河本上校命令，集合滿洲關東軍部隊，襲擊火車。（問）河本談及日本支配東北事否？（答）河本係強硬之滿洲獨立論者，渠謂使東北與南京政府分離，製造日本之領導地位，改革政治，強化日本之國防線。（問）君曾與尾崎上尉談及炸張事件否？（答）前曾謂奉河本命令，謀集合兵力，但為齋藤參謀長所止，齋藤謂不必使用關東軍，以與中國軍隊週旋。緊急集合遂未成功。（問）一九三一年三月時，陸軍之對滿政策如何？（答）當時中日關係殊為惡化，陸軍持強硬態度，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秋，張學良入國民黨，在東北豎起青天白日旗後，中日關係益形險惡，陸軍主張非解決不可。（問）當時陸軍部內有令東北獨立之意見否？（答）無。但有因外交交涉不能解決，欲以武力建設日本所支配之樂土之意見。（問）何謂當時陸軍內有主張在東北製造獨立國者乎？（答）

參謀本部內提倡最力者爲第二部長建川少將，在民間爲以大川爲中心之團體。一九三〇年起，參謀本部內以橋本欣五郎中校及長勇少校爲中心之「櫻會」人士提倡甚力。(一)關東軍內主要提倡者係誰？(答)當時之關東軍首席參謀板垣上校及次席參謀石原莞爾中校。

## 製造偽「滿洲國」

前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在遠東國際法庭繼續供述東北事變真相稱：東北事變係依計劃而成，並非突發事件。該計畫之中心人物係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立川少將，櫻會之橋本中將，長少校，及民間之大川周明博士。關東軍之主要計畫者，據長本橋本兩人所述，則係板垣上校及石原中校。計畫之目的，板垣，橋本，長等所言各異，據本人之主觀，係在打開陷於僵局之國內局勢及中日關係，爲此驅逐東北中國軍閥，作成王道樂土，實行東北之「啓發的改革」，使成爲亞洲之安定勢力。橋本曾謂「滿洲事變係關東軍所計畫，余爲匡正當時紊亂之政治，努力支持關東軍之行動，十月事件亦係爲此而與長少校所計畫者，但歸於失敗，惟滿洲之獨立則成功。

初欲占領滿洲，但爲避免國際摩擦，認爲造成國家爲宜。「滿洲國」於焉成立」。橋本又謂：「使滿洲成爲復興亞洲之基地。」又據橋本言，參加東北事變者，僅屬關東軍，而其中中心係板垣及石原，橋本本人於東北事變前，力謀解決東北問題，又在國內企圖革新，計畫十月事件。據長少校言，十月事件係謀暗殺政治家，樹立新政府，而使日本國民支持東北事變。又據橋本言，立川乃橋本及長之最熱心支持者，又係最熱心

之支持「滿洲國」獨立者，而長則係橋本所最信賴之同志。大川當時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理事長，橋本常與該局東北問題及革新國內問題。板垣於事變時任關東軍最高參謀。橋本曾謂渠與石原爲關東軍之中心人物。彼等謂若國內閣對東北問題，態度極爲軟弱，倘反對彼等之政策，則彼等將於東京實行暴動，傾覆政府，一舉解決東北問題。板垣之意見，以爲炸斃張作霖後，中日關係迅速惡化，外交交涉殊難解決東北問題，故唯有以武力解決驅逐張作霖政權，造成各民族共存共榮之樂土，使亞洲各國視日本爲盟主，並脫離白人勢力。

關於九一八當時情形，據板垣談稱，當時依永田鐵山之意見，置二十米距離兩門於遼陽兵營。事變時，一門用以轟擊北大營，一門用以轟擊瀋陽城，威力甚大，中國軍隊未作任何抵抗，進行順利。砲砲密置於瀋陽步兵營內，「滿鐵」路軌即在着彈距離內。

板垣於事變時回國，謂「滿洲國」已採取日本所希望之形態。「滿洲國」由關東軍執其內面指導權，「滿洲國」之重要人事由其「總務廳」掌理，然須得關東軍參謀長之同意。「滿洲國」之重要經濟產業，均在日政府統制之下，政黨除「協和會」外不許成立。關於國防，由日本將校入「滿洲國軍政部」爲顧問與關東軍密切連絡。一九三四年建川中將任總務廳團長時，曾與之談及東北事變。建川謂渠早已料及該事變。九月十五，六日，若機內閣接獲瀋陽總領事電報，內稱撫順守備隊長謂一週內將發生大事件。乃向南陸相強硬抗議，南陸相乃派余爲特使赴瀋陽制止該事件。南陸相謂要制止，而余並無此意。十八日傍晚抵瀋陽。關東軍急爲人所制，不見人

。乃爲「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花谷少校帶往酒樓。晚間大砲聲發作，妓女聞之戰慄。余謂關東軍知余在此，並不礙事，然妓女等仍股慄不已。余酣眠一晚，翌晨花谷來接，乃往關東軍，時事件已發生，余之使命未能達成。

## 煽動華北「自治」

日本前任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繼續在遠東國際法庭供述日軍侵華陰謀，滔滔不絕。渠稱建川曾謂「事變即使發生，國內形勢未必支持關東軍之行動，當時若國內閣即反對此舉，一九三一年十月事件，即以傾覆日政府以解決東北事變爲目的，本人曾極力支持此事。」一九四三年晤見長勇少校，渠亦稱：「事變係關東軍所計畫，東北問題因中村震太郎上尉事件及萬寶山事件，益趨險惡，故須乘此機會徹底解決。」

關東軍以板垣，石原爲中心，日本參加計畫者，本國以本人爲中心，橋本完全採納本人之意見，在民間則有大川一派人士支持本人意見。十月事件，幾係以本人爲中心，但石原中校則頗表反對，余爲將陸軍中央部地均支持滿洲獨立起見，宣傳如反對關東軍之行動，則關東軍將獨立，其實關東軍並無一人抱此思想。

其次述及被告兩次與幣原之對立稱：「一九三五年秋，南語余曰：「余因在閣議發表代表陸軍之積極論，致時與對東北問題抱有消極態度之幣原外相對立。」其次談及東條任關東軍參謀長時統治東北之勢力稱：「因東條之計劃，東北之政治、經濟、國防發展極速。當時「滿洲國」之重要人事，非不可。」其次就「華北五省自治政權」

該稱：該運動係於一九三五年四月開始，其目的在樹立蒙古自治政權，及在除去蒙古地帶之華北，樹立自治政權。由一九三五年六月梅津，何應欽協定成立時起，即急遽發展。華北五省由華北駐屯軍，蒙古地帶由關東軍擔任圖謀完成自治運動。一九三五年九月，土肥原少將奉關東司令官南次郎命令赴華北努力從事自治運動。據余所憶，土肥原當時希望獨立吳佩孚樹立五省自治政府，但未成功。其後經土肥原之努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河北，察哈爾兩省成立兩政權，上述自治運動之變遷者，係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將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中將。

赴華北之目的，係在華北樹立自治政權，使與日本及「滿洲國」發生密切關係，俾有用於防共。梅津對自治運動雖一任其部下參謀長酒井隆上校進行，為在職權上領導自治政權則係事實。據土肥原對南次郎之報告，冀察，冀東兩政權雖不滿意，尚符合關東軍之希望，嗣後將以冀察為中心加以擴大。冀察政權樹立後至翌年三月間，土肥原在北平任該政權顧問，依日本之希望，指導其政治經濟。

田中繼即述及溥儀與德王之關係稱：余曾晤見德王，其目的在使外蒙之自治委員會與日本密切聯絡，以德王為中心樹立自治政權，並援助其建立其所希望之獨立國家。初，德王表不願，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因南次郎之努力，卒約提攜，關東軍亦將來援助。該政權與「滿洲國」不同，係依德王之希望由日本輔佐，並非由日本隨意管制。南次郎及梅津均係「蒙古自治政府」之熱心支持者。東條當時並無關係。但中日事變後，華兵入內蒙古樹立「蒙古自治政府」者，乃東條之部

最後田中就關東軍訓練作重要證言稱：「滿洲國」為國防上實行對蘇作戰之訓練，其假想敵國係蘇聯，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此項軍隊被送往南方，被訓練之關東軍其數約二百五十萬，六十萬人。日本前陸軍省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答覆，被告辯護人岡本質問稱：華北自治工作最初僅圖設立一特殊地帶，嗣後發生加以一定目標之必要，乃由土肥原，佐佐木，板垣三少將決定防共為旗幟。其時華北駐屯軍不在關東指揮，行政事務受陸軍大臣指揮。當時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為多田中將，首相為岡田啓介大將，陸相為林銑十郎大將，參謀總長為岡院宮。

一九三五年時中共侵入華北，「滿洲國」內亦有相當「共匪」華北之自治運動，即係排除共產黨而將該地作關東及華北駐屯軍之有利地帶，即係以創設能與日「滿」協力之地帶為目的。南次郎任關東軍司令官時，「滿洲國」之領地未有擴張，僅熱河省最南端一縣之歸屬成爲問題。南次郎並避與蘇聯引起國境糾紛。至於與中國之關係，則謀以華北自治運動之發展避免與中國摩擦，此即土肥原工作之重點，而土肥原之意見，則係遵循南次郎之方針。南次郎頗有圓滿人格與御下手腕。該連事件發生時本人曾向德王之請，備軍司令官訓令馳往援助溥儀彼處約一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前蒙古人與當地日人交惡，曾勸南次郎在東京組織蒙古會，請其出任會長，南答以自身任樞密顧問官，此事不能爲。當時本人曾熱心考慮推宇垣大將爲首相，以停止戰爭。

其次田中答覆被告辯護人三宅所提何梅協定後華北中日軍隊間有無和平空氣之質詢稱：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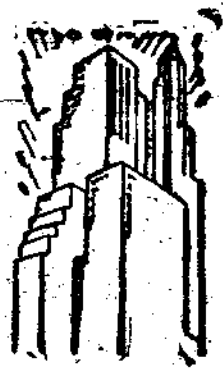
之關係別無變化，惟協定成立後，暗殺日華人事及梅津排日論確曾消失。

(問)梅津於一九三五年即離華北，渠何以與華北自治政權有關係？(答)宋哲元軍移駐平津，係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大佐主張。酒井於一九三五年四五月兩度求援於關東軍，梅津一任酒井行事。(問)梅津離任後，宋哲元軍即南下，梅津倘與樹立自治政府無關，請問宋軍南下事實如何？(答)關東軍本反對宋哲元軍來平津，惟不願此反對而自作主張者乃酒井大佐。何梅協定使自治運動急遽發展，乃屬事實，故不論宋軍何時南下，軍司令官對酒井之自治運動應負責，唯有待庭上判決。酒井係於八月一日被調往都城徵求關東軍同意。酒井係於八月一日被調往都城聯隊，備宋軍係於八月二日入駐平津。則主要工作者係酒井；如在其後，則梅津大將無實在責任。梅津係談政治，曾教吾等不可干與政治。

田中繼又答覆辯護人大原所提東北事變前狀態是否除武力衝突外別無手段之質詢稱：外交交涉係無解決可能。當時重光公使亦謂解決事變，須十分忍耐。當時陸軍之常識，認爲必有某種事件發生。

大川周明係熱心滿洲獨立論者，陸軍青年將官大半受其影響，一九三〇年余詢渠誰可爲「滿洲國」首揆，渠答稱「鐵腕」。暗示擁立溥儀。大川曾謂關東軍因照「鐵腕」之計劃進行，故頗順利。滿鐵調查局事變後從事治安維持問題之研究，而參謀本部亦作同樣研究，兩者互相交換資料。渠於初未嘗有以武力解決，故曾兩度往訪張學良。事變後，「滿洲國」即受日本管制。「滿洲國」係受日本以其內而指導通過總務廳管轄之極權主義國。





# 蘇聯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潘耀光

東西兩洋的戰爭已結束了一年，然而我們看到過去十二個月中國際方面的動靜，有着極矛盾之點，所謂真正的世界和平，能否實現？這使人懷疑。這種局勢，其緊張的情況，並不減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甚且更過之，這實不能使我們抱樂觀。因而一般神經過敏的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在不遠。研究國際知識的人，更時常有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何危險，如何恐怖的問題，昭告世人，而此一問題，當然值得我們研究。

先就各國的實力來說，戰前的五強，六強，日德業已崩潰，目前所剩的強國，祇有英，美，蘇，蘇聯足而三，法國至少近幾年中還不足道。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幸而發生，當然在於英，美，蘇三國之間。英美兩國照他們的傳統與政策，決不會在短時期內互相背離，所以我們又可推想到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發生，英美勢必站在一線，共同對付蘇聯。換一句話說，就是民主陣線與共產陣線的戰爭。

在此情形之下，蘇聯豈非陷於絕對不利的地位嗎？以英美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當然是不敵的，但蘇聯於此，當有對策，一方面極力拉攏歐洲方面的小國，另一方面是接近法國，使其不傾向於英美。戰爭使蘇聯原氣大喪，而同時，使蘇聯獲利亦甚厚，已為顯明的事實。蘇聯如能於此時止步，並不吃虧。但利益慾望愈多愈妙，這又使蘇聯不肯把時機輕易放過，祇進不退，這種政策，當然很危險的。今日的蘇聯所處地位，固非常優越，然而日後各小國的是否背離，法國的能否投入蘇聯的懷抱，都是問題，而且都不十分可靠。

再就蘇聯的本身來說，德蘇戰爭的初期，德國軍隊的長驅直入，的確予蘇聯以嚴重的損害。一年來蘇聯朝野，雖一致努力於善後復興等工作，照他們的自我宣傳，更以為已復興到如何程度的，但實際要恢復戰前的原狀，究竟不是一兩年內的事。猶如一個害了一場重病的人，病可之後，欲其馬上恢復病前的健康，當然不可能的。因此，如在今日謂蘇聯不惜與英美一戰，未免言之過早。而且在蘇聯，也自知不可出此，不然，當為最愚笨的政策了。

英美經過了這幾年苦戰，尤其英國，損失亦萬分嚴重，今後當然希望能休養生息，以求元氣早日恢復，誰也不希望再見戰爭，但他們曾一再表示，決不容許共產黨見諸國際化？換句話說，就是暗示蘇聯，如果一定要使共產主義國際化，那英美必將被迫而不惜再動干戈，無非在促蘇聯有些戒心。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動是在蘇聯，要看蘇聯勢力深入世界各國政策的能否改變為決定。

再就英、美、蘇的實力來說，未來的大戰，還是看空軍誰佔優勢。美國的空軍，無論飛機及飛行人員的數字，遠非蘇聯可及，何況再加上一個英國？原子彈的由美國掌握在手，一方面果然使人感到未來大戰的可怕，而另一方面也可說得使人不敢和美開作戰。前些日子，雖見過蘇聯也會製造原子彈的新聞，實際是虛偽的宣傳而已，所以這次美國試驗原子彈，在蘇聯當做一種示威，加以指謫，可見他們對原子彈的憂懼，不忘於懷，不啻是美國的法寶呢！

照上面所說我們可推想到蘇聯在此時決不會輕舉妄動，自趨滅亡，否則無非步了納粹德國的後塵，曠敏如蘇聯的當局者，當能見及於此。至於以政策不同，在外交方面與英、美，意見不合，出其堅決態度，從事折衝，當然是不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看到蘇聯有向英美作戰的意向。作算中國方面，國共無法妥協，有爆發內戰的形勢，結果是否會引起美、蘇各助一方而構成，正面衝突，這是一個玄奇的疑問，因為誰都不希望戰爭的。





## 荷屬東印與印度尼西亞問題

淮九

當讀者草本文之時，荷屬與印度尼西亞領袖，正在舉行會議，而此會議實有關爪哇及蘇門答拉之命運，因此，頗為世界人士所注意。同時，荷屬當局正竭其最大能力，重建與保障他們政治及軍事勢力，緊握這些他們所視為「大東方」的驚人

島嶼。這地區包括荷屬婆羅洲以及所有荷屬諸島，雖然荷屬的軍事根據地以西里伯島首邑馬克薩爾為基地，但那些小島上面，近來也有相當活動，摩羅亞已成為蘇門答臘島的軍事中心，同時，我們更可看到有不少荷人的組織，都和政府合作，以遏阻所有土人反對荷屬統治這些地區的活動。

荷屬的上級軍官，及統治人員，曾向人表示，本年五、六兩月中間，曾拘捕到不少反動人員。因為任何島嶼，都有此種反動者混雜，其中且多數為歐羅巴人及日本編成的勞動隊，後者當初由日本人向各方徵調的爪哇土著，從事築造道路及飛機場者。歐羅巴人現正竭其全力，作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但他們的領袖，曾被荷屬政府一再逮捕，恐怕不久的將來，會結束了他們的反荷活動。

所有這些安全處置，是會使人表示神秘的，甚至各島上有許多高級的執政者，亦不明底細。軍事當局究竟用何法來遏阻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獨立運動，其真正的意向，又不知何在，荷屬的安全工作，最足使人獲得深刻印象的，當為軍事力量，尤其在摩羅亞這樣的島嶼上面。一個荷屬的軍司令部，設在摩羅亞島上，司令部內張着所有關於荷屬東印度的島嶼的地圖，標明駐軍處地及所設兵站。戰前，沒有駐軍的零星小島，現在已全都駐有軍隊。這些軍隊，所負使命，全為維持荷政府遠東印度的政策。但目前約有三萬九千日人的哈爾摩蘇拉斯島，反無駐軍看守。

荷屬的此種迅速的軍事運動，結果是暗示了他們將把東方諸島緊緊握在，這地區有居民一千五百萬，但面積要比爪哇及蘇門答拉廣大。後面的兩組島嶼，有居民五千五百萬。這一千五百萬土著，在荷屬統治之下，最重要的，當為北部西里伯與亞美亞那兩島上的基督教團體。這兩處以效忠於荷屬政府者稱。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現在擁有荷印所有回教居民。雙方已逼至軍事上的衝突，而轉入政治方面的宣傳，但光就雙方人口的數字來

說，如果能夠壓制政治活動，而用宗教會黨來表示擴張他們所居區域的軍事力量用意，印度尼西亞人可停止反動的。

但目前荷屬正企圖避免把施政方針公開，他們所取態度，在巴達維亞境內的印度尼西亞領袖看來，也不十分嚴正。並由地下工作者的活動，關於荷屬在諸島東部集中軍力，時常可得到情報。荷屬軍人的此種動向，將促成東印度被徵服以來空前博鬥的一頁歷史。多數由日本集中營放出來的荷軍官佐，尚未恢復健康，而突遇印度尼西亞人的反動，自屬受到意外的打擊，不免為之震驚。他們的口號，是以印度尼西亞民族領袖來統治印度尼西亞人。

荷印的正規陸軍官佐表示不贊成與印度，尼西亞領袖舉行會議並指稱這種不幸事件全由笨拙的人所造成，特別是爪哇及蘇門答拉的人，一個上級軍官曾說起此時舉行會議的不當，將使荷屬人失去統治這些美羅島嶼的權力，惟一的方法，祇有運用荷軍的技巧，使荷人返回各島，至於印度尼西亞人的責難荷軍最近的種種活動者，指稱當日本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進入荷印時，荷軍的抵抗力如何薄弱，在瞬之間失去諸島，抱這種態度者，以住居於日本進攻荷印的最初目的地婆羅洲及西里伯利島者最為顯著。

若干印度尼西亞人，曾目擊荷軍的全部瓦解，並感覺到荷屬軍隊，祇能與印度尼西亞人作戰，而無力去擊敗日本侵略的軍隊。作算海牙，或巴達維亞有所協議，今後荷人與印度尼西亞人將繼續作政治上的爭執，任何人可預料的。荷屬人感覺到將伸入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在爪哇及婆羅洲的區地，而印度尼西亞人，高喊他們的政治口號，將繼續為荷人建樹「大東方」勢力而奮鬥。雙方的政治戰爭，無疑的，今後將再見接觸，更可能各以軍力為支撐。它將發展到如何程度，目前我們還無法預測呢！

## 巴力斯坦亂事與

#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

徐國震



巴力斯坦是地中海東岸一個非常奇異的地方，面積祇有一萬方哩，然而這彈丸之地，在人類史上扮演過的角色，却比許多頭等國還要重要。巴力斯坦的首都耶路撒冷，是耶穌降生的所在地，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因此，同時為基督教及回教的「聖地」。十一世紀時，耶回兩教為爭奪這聖地起見，曾有過一次歷史上重要史實的十字軍戰爭。一五一七年後，巴力斯坦歸土耳其統治，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土國戰敗，才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

斯坦。一九二〇年協約國對上簽訂和約，就決定將巴力斯坦歸為英國的甲級委任統治地。當時此「聖地」的人口數字，為七十五萬七千，其中猶太人占八萬四千，基督教阿剌伯人七萬三千，其餘大半為回教阿剌伯人。委任統治條件中，明白肯定官員編制宣言，這宣言中表示英國准許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國家。所以後來英國就盡力扶助猶太人的復國主義。

英國所以提出這個宣言的用意有兩點：第一是拉攏猶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抵抗方與索夏的阿剌伯主義運動，因為英國想獲得巴力斯坦的統治，作為保護蘇彝士運河的主要根據地。第二他更以這個宣言所表示的好感，來換取全世界猶太人對英國經濟上的援助，所以巴力斯坦歸英國代管之後，英政府就派了一個猶太人薩羅姆爵士，任駐巴力斯坦的高級委員。

巴力斯坦雖設甲級委任統治地，實際和乙級委任統治地完全一樣，所有行政上，立法上的大權，都操於英國之手。因此自一九二二年巴力斯坦歸英國統治後，巴力斯坦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阿剌伯人，對一再作反英運動。英國為壓制這種運動，以鞏固其統治地位起見，採用一種挑撥離間

的政策，竭力跟猶太的復國主義者相聯絡，把猶太人紛紛由外而移入巴力斯坦。允許幫助猶太人建立猶太化的巴力斯坦。一面壓迫阿剌伯的勞動者，使阿剌伯人與猶太人時常弄得水火不相容，發生衝突。這種阿剌伯人的反英目標，可轉移到猶太人身上，而英國得從中取利了。

這樣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不啻成了英國的統治工具，而且猶太人實際是受了英國人的欺騙。所謂預許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建立民族國家，這支票將於何時兌現，沒有明白的規定，老是用甜言蜜語來哄騙猶太人。如果猶太人不是三歲的孩子，選舉會看出英國人這一副假面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苦守了二十多年，可是還沒有復國呀！

猶太人自亡國以後，飄流到世界各國，以替於經商，開名各國通都大邑，到處有猶太商人的居住。但無論如何沒有祖國的人，總是處處感到不平與痛苦，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後，實行排猶政策，把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沒收了財產趕出國外。使之在各地流離。戰爭期內，歐非各國猶太人的遭遇，更見苦楚。譬如波蘭，當德國佔領時，猶太人的住居波蘭者，非拘禁槍殺，就是

任意驅逐。到戰爭結束，歐洲有許多國家，或因政策關係，或因糧食荒蕪荒蕪問題，對猶太人都無好感。更使他們有不知所之，失去祖國之苦了。飄流在各國的猶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難給予他們以失望，但他們的復國之心，並不消滅。相反地更覺奮動。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期內，還是在各地活動，爭取強國的同情，希望大戰結束之後，猶太人得以實踐復國之夢。關於復國運動的工作，幾年來無不積極進行，而戰爭結束之後，就有大量猶太人，秘密由各國移入巴力斯坦，甚至在耶路撒冷已預伏地下工作者，結會組織，備有軍火，曾一再與英軍發生衝突。

到最近，英國軍官三人失蹤引起大捕猶太青年，事件的演變，到如何程度下未可逆料。這可使我們看出猶太的復國運動，戰後有進一步的趨向，但猶太人的命運如何，能否復國，前途還不可樂觀。國際方面，雖得美國人的默許，美國決不肯把巴力斯坦還諸猶太人，而猶太人與阿剌伯人中歷史上的仇恨，也未消除。短時期內豈有復國之望？但長此以往猶太人與英國人的感情，愈趨愈劣，乃為必然。而巴力斯坦這聖地在三角形的邊境下，到何時才可肅靜，目前還無法逆料呢！

# 美是什麼？

## ——青年道德問題座談

毛良通

一個人從生活的早期起就去培養生命中的優美的性質，發達高等的情操，高尚的體質，總括一句去培養成愛美的習慣，從這中間日後正不知能湧出多少的快意與甘美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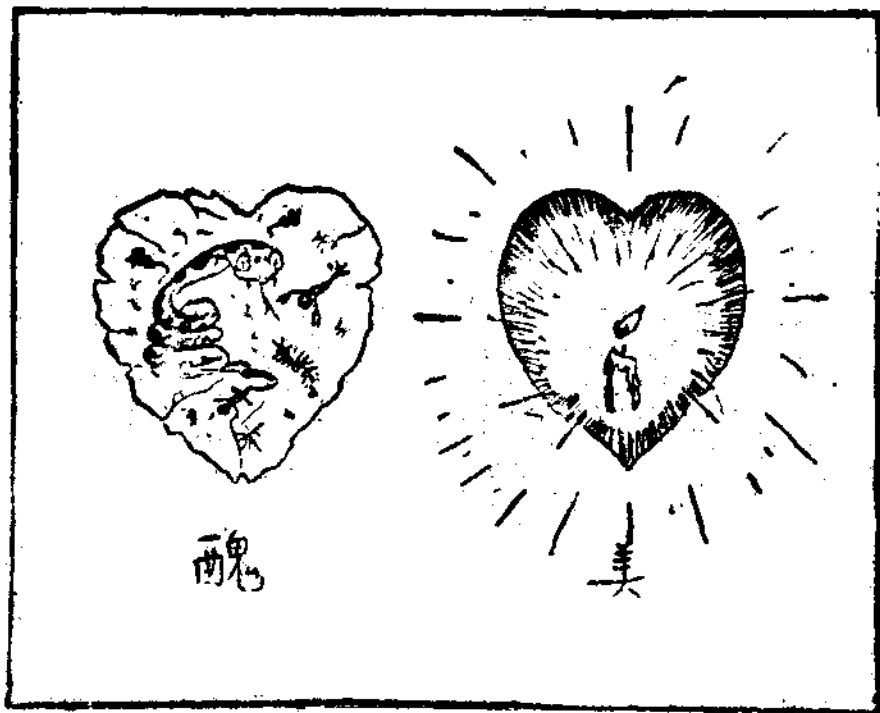
世界上沒有別一種投資比培養美的體質這一事來得更上算，更值得了，因為牠能將永恆的喜悅帶進人的全生命而將人的生命染成虹彩一般的美麗，人的品格的造成全是由美的出發，悅耳的音調，超人的思想，好看的服飾，自然的姿態，都能影響人品格之生長，音樂，文藝，畫，能無形之中提高增進人的品格，使人的心靈對於「美」有敏銳的反應，美是生活之更新者，康健之促進者，甚至可以說生機之給予者，無論如何我們不要爲了其他而拋棄或摧殘了他們的生命中最寶貴最優美的成份，我們要時時灌注「美」於我們的生命中！

你能夠愛好美的東西，則你的生命中自然能含有美的成份，美的思想，美的理想，會顯露於你的形容行止之間，不論從事何事，只要你能愛美，你的生命一定會被淨化，被提高，被加豐，你可以成爲藝術家，而不僅做一個藝術家，所謂最高的美並不是在形相上的，只要你的心中常常懷着美的思想，你的生命便變成美麗了，美不是留在外表的，而在內心的，好像仁慈，寬厚的精神，愉快的態度，我們結的果子，千萬不要被人看起來是悅目而被大嚼起來却是酸苦的！

一個人的生命，除非是有益於人類，除非是充溢了喜悅，快樂，他還沒有對於美的認識，一個良好的心，一種愛人的性情，一種坦白與誠懇，忠厚，寬恕的精神，可說是一種財產，是愛美所賜予的，是

用之不盡的生活是什麼？生活是思想與品格的成長——To live is to grow. To grow in character and thought. 一個人可以沒有錢財但決不可沒有愛美的習慣，狡猾的自然常利用貧苦來賜與美的獎予人們，不幸而生爲富家的人彷彿是被載上了重車賽跑的人，他們沒有福份去領受美，他們是沒有成功，假使一個青年不被強迫着去工作他將怎樣呢？假使不用努力就可以獲得他所要的東西他將怎樣呢？假使他已經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他還肯奮鬥嗎？他們是被「美」所遺忘的人，他們是被

幸福所遺忘的人，他們是醜陋的，不美的。這是我在要祝願貧窮的人們，但願正義的火燄，永遠不滅，人間的光明永遠存在！



美心的醜與心的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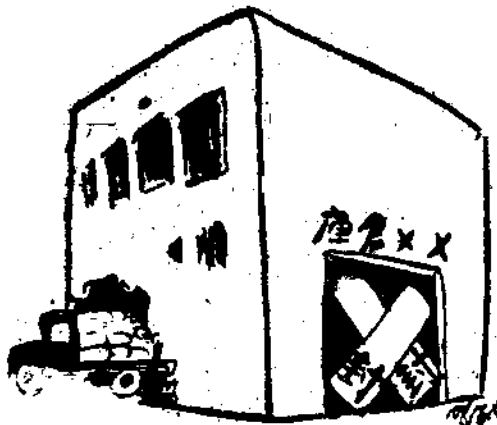
# 上海的投機市場！

上海向來就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不知有着幾多人們，每天在投機圈內過活，會赴交易所一帶地方去遊過的人，看到成羣結隊的投機家，進的進，出的出，熙熙攘攘，一片喧鬧，在交談生意之際，那種熱鬧與瘋狂的空氣，會使你為之咋舌，而驚奇到這一批人為何夢了狂，一輩子為金錢所制服。這種生活，在冷淡於金錢慾的人們看來，是一點都不看慣的，會感到這一番是世界上最頂的蠢蟲。然而不如此，坐汽車，住洋房，就成為夢想！

抗戰開始，到日軍進入舊租界地區之後，證券債券至通貨極度膨脹，以及日軍的搜刮物資，無微不至，這給予投機家更多的活躍，除了舊的，又產生不少新的。投機目標更由股票，證券，黃金類，轉向到實物方面，吃的，用的，無一而不可囤積，以待居奇。誰把債券放在保險箱裏不動，是個呆笨。於是上海成了投機家的集中地，黑市的大本營了。

戰爭結束以後，我們以為這種風氣，即算一時不能絕滅，至少可歇跡一些。豈知事實並不如此到了勝利後一年的今日，整個上海，投機之風，非但不見息滅，反而更見熾烈。這在局外人看來，當為意外。可是戰爭結束未久，交通阻梗，運輸困難，還是使許多物資，供求不均，而予投機家繼續活躍的機會。任何物價，依然有漲無跌；鈔票一到手，便顯明是馬上去購買物資。

在這種情形之下，欲求投機之風少歇，當不可能，乃為明顯的事實。所以一年來投機市場的浪濤洶湧，出人想像。加上重慶來的一批發財朋友，公務人員，凡是有財或有勢者，都加入了上海的投機羣中。這不僅添了一批生力軍。所謂「官債資本」，成了應時的新鮮名詞，於是投機場合的熱鬧與熾烈，又為前此所未有了。然而投機總究是含有賭博性的，發財者固多，而失敗者也不少。



所以一年來投機的结果，一方面產生了幾許大富，而另一方面造成了若干赤貧。看到最近一年的投機目標，還是說不少黃金，債券，以米麵與紗布等實物。此中漲落，自有不同，於是投機的成敗，也就因證券與黃金及各物的漲跌而注名運。這的且不去管他，就拿上半年的物價升降及投機成敗來說，我們也可找出比較顯著的下面幾點：

本年一月底及二月初，齊巧慶歷春節之時，是投機家的黃金時代，短短二十天中，各物猛漲了三四倍，公債，股票，黃金，白銀，以及米麵，日用品等，無一不是如此。大量的把有形無形的實物購進之人，此時早已發了大財。此後有一度長時期的平穩，漲跌萬微，但其中因為新購物資的差別，賺錢虧折，是形成兩種相反後果，各憑命運而已。自春假到六月底，除少數強風相當熾烈外，多數物資，並無大起伏。

任何人可以看出在過去六個月中，投機朋友囤米的運道交進，去歲年底，上海頭號米的市價，祇有法幣萬元一擔，而經過一個春節，便漲到三萬光景，自春節到清明，勿上勿落，並無大變。但進入五月之後，狂潮再起，曾出六萬大關。不久市易人，新市長到任之初，就表示此來先為壓平米價，取締黑市，杜絕投機。米價果然急轉直下，回跌不少，可是最近米價又在反動，乘青黃不接到貨缺少之時，高抬米價，黑市出了七萬大關。這就證實過去半年，米價漲風最烈，七倍於年初米價，豈有不發財之理？麵粉是跟米價而漲落的，當然是如此。

至於黃金，半年來除了春初的漲風之外，比較平穩，自清明到六月底止，祇漲起二三萬元。所以囤積金最不合算。如果在三四月間，向人借錢來買進黃金，要出拆息的話，本虧得相當可以了。股票起伏，變幻很多也看各人的命運。而最近所發生的公債狂潮，是予投機家以迎頭痛擊。前些日子，那些投機朋友狂想到將來政府收回公債，將以孫觀顯圖之價計算，大家拚命地買進而把價格做高。可是冷水澆頭，自宋院長發表公債將照二十六年前票面以法幣收回的消息後，既得不可幸免。饒家個個，團圓朋友投黃浦，自食投機之果，當為大快人心之事。



# 今後的米！

勝利後的上海，誰也不會想到要再鬧米荒。六月快要終結之前的一个星期之中，米市來了一個大變，人心極度恐慌。起初每一家米店米是賣得很高的，人們倒也不覺得，可是三四天後，米店裏賣的米却由高而低，由低而和地板相平了，米櫃上祇放些黃糖米碎米之類。這種情況，在暗示一般市民，上海的食品將斷。消息傳開了開來，誰不恐慌？於是經濟力量若可能都竭力想法，不惜出了較高之價，弄一兩盤米放在家裏，可以安心些。可是這恐慌，實際是促成米荒更見嚴重。

糧食問題日見嚴重，吳市長盡其最大努力，壓平米價，變成米商，而食米供應狀況，一時尚無法使其正常。此中原因，當然很多，最簡單的一點實是日今將入青黃不接之時，照歷年的情形，此時上海到米必少，而米價也漲多跌少。上海是一個工商業都市，穀物的生產完全沒有，民食所需，仰求外地的供給。因此，糧食到貨一少！成了求過於供的形勢，便會恐慌起來。而食米的來源，平時每多由蘇、常、熱、蘇、皖、山、松江、青浦一帶，南北兩路供給，但一到青黃不接之時，內地存米日少又值農忙，米商採購不易，有米之人，居奇抬價，乃為必然。

中國產米之區，固很廣泛，但以地域廣大，交通不便，歷來上海所需食米，除蘇省各地及安徽的蕪湖大量供給外，遠省的米穀，每不會運來。而所缺少的食米，就賴洋米的輸入。安南，暹羅，緬甸等，每年有大量食米進口。因此，往年青黃不接之時，有洋米補救，不致恐慌，甚且上海會運洋米到外埠去，以救食米不足之地。而勝利後雖已一年，交通問題，仍未入常態，一年來洋米進口的數字，又不及戰前十一之數，於是此青黃不接的當兒，食米當然要鬧起恐慌來了。而且問題尚不如此簡單，歷史啓示我們，每經一次大戰，世界必鬧一次糧荒。戰爭的時期，經過得愈長，糧荒的嚴重性也愈甚。因為



戰爭期內，農民的被徵服役，農地的闕為戰場，直接間接，都可影響米穀的產量。所以戰爭結束之後，每有若干邦國，民食發生恐慌。中國抗戰有八年之久，在此期內，日本佔領的土地，相當廣大。幾年來日軍在淪陷區內，對於穀物的搜索無所不用其極是盡人皆知的事。而在敵偽壓榨的歲月中，農民早已苦得不能生活，農村破產，成了不可彌補的事實。所以到了目前，粒米全無，雖然向人出了重利，借錢借米，以維生活者，也大有其人。可知鬧米荒不限都市，產米的農村也然。那麼像上海這樣，不產米的地方，不鬧米荒則已，一鬧就特別嚴重了。

外在的原因既如此多而上海本身，又有米蛙，米奸之類，從中作惡，囤積居奇，又加深了上海米荒問題的嚴重性。號稱有五百萬市民的上海，一天要食去多少米？數字一定很驚人的！據當局調查結果，每天需二千擔作一統計，每人每日祇食米四合，也許一部分人以麵粉為主，而未滿三歲的嬰孩是吃不到四合，至於成人，必定不敷四合。所需既有如此之多，如果來源一少，每天祇幾百擔，那怕存底如何豐沛，也會日見減少，而鬧起恐慌來。在這個時期，如果再有米蛙，米奸，居奇囤積，四出搜購，造成黑市，而另一方面，市民又爭先恐後，預購米糧，在幾路夾攻之下，食米自必恐慌得發發震軍。

回想起來，吳市長上任之初，上海食米已見恐慌，而一般米商，更與風作浪，任意抬價。所幸市長的一到任，對於民食，特別關心，極力把米價壓平，一再召集米商舉行會議，轉請予以勸告，米價得以穩定一時。否則我們可想像到此次上海食米，不知要高到如何？這我們不能不承認為市長的德政之一。然而米商之中除少數奉公守法外，刁惡的自亦很多。他們會用種種方法，掩耳盜鈴，還是會從中國積居奇。所以當局雖已探配購之法，每日以賣銷八千擔之數，直接配給米商，而亂米再見，黃牛黨重現等事，又再度表演於上海。將使市長有無可奈何之感。總括說一句，還是病在青黃不接，來路缺少一點。開當局已決心於秋後米糧實行公賣，先以京滬兩地試行，能夠這樣，明年此日，米荒也許不再見於上海了吧？



# 重慶之愁

—重慶通訊—

默林

一、望眼欲穿，征人還不歸，  
對江發愁，有家歸不得。

石榴盛開的五月已經過去，嘉陵江的水已由澄清變成混濁的黃色，長江水位也已升高了，枯狹的江面變成汪洋一片，那曾經向「封」為「飛民」的流亡者許過還鄉之愿的老爺們也已「凱旋」歸里；然而，這些「飛民」們却仍然留在這里，等待着復員還鄉。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江水一尺尺的升高，復員的船隻仍不見來；雖然江里行船並沒有絕跡。

自從「專運軍糧，禁止搭人」的手令頒布之後，他們簡直絕望了，僅有的「一線希望」，也成為泡影，在命令到達重慶的一天，除了有公之外，就是上了船的公務員，也得強迫下船，改裝士兵和軍糧，家屬們當然更應強迫下船，不但行李他們的怒吼已經爆發了的時候，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

## 二、祈禱和平

與人分離，妻子與丈夫分離，有的連年高力衰的老母也被強迫與兒子分開，眼看著共同甘苦流亡數年的骨肉妻兒，被迫分離，據此間某報刊載，行營副主任朱紹良氏，還親身到船上執行命令，許多人在痛哭中被趕下船，這真是辦得徹底，做事負責！那些不幸者又有什麼辦法？八九年的痛苦歲月也已含着淚水熬過了，現在又有什麼話好說？祇好抱着盈眶熱淚，對江發愁，眼巴巴地望著那團別數年的老家。

與他們同病相憐的，還有那些為抗戰獻出了兒子或丈夫的抗屬們，真是不同境遇，一樣心情，他們都是在我們的國家受難呵，抗戰勝利了，滿以為得免於死的家人可以團聚，時間過去已將一年，然而，仍然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也許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母子夫妻會望着同一個月亮，或一顆顆星發愁，寄予他們的希望，這究竟是誰使他們這樣！滿天的戰雲，與雷聲天雷的研殺聲，把他們的希望沖散，變得那樣空幻，渺茫……他們的頭腦也許「簡單」，在這士兵，糧食仍不斷地往下運，征實仍將繼續施行的情況下，他們已經理解到底底是怎麼一回事，在一次時事座談會上，有一位重慶籍的朋友，就曾激動地叫出了「反對內戰！」他說：「我們四川人民已經歷過不下三千多次的內戰，現在民族的敵人已經打倒，還要發動內戰！我們不能忍受，我們反對內戰，反對把川糧往外運，拿去作爲打內戰的資本，四川人民支持抗戰，出錢出力，完成了抗戰大業，現在哪裏還要我們去送死！趕快把我們的兄弟丈夫去兒子送回來！」這的確叫出了四川人民以至全國人民心里的聲音，山城沒有死，它的沉默，好像劇烈的戰鬥前的肅靜，人民反戰的情緒，正一天高漲一天，在漫延着，準備着，等到

由於停戰十五天的命令，帶來了人民對和平的一線希望，雖然砲火並未停止，運糧繼續進行；但是他們仍對和平寄以誠懇的信心，各階層的人民都在爲永久和平而祝禱，甚至連基督徒，佛教徒都爲了和平在舉行祈禱，重慶市的佛化同人。並且還在長安寺舉行和平祈禱法會，上蔣主席馬歇爾及毛澤東三位先生，在上蔣主席會中，他們痛切指出「……內戰旋起，災區遍滿全國，災民何止千萬，米珠薪桂，流亡載途，以致工廠停業，農莊停耕，學校罷課，法院罷職，舉凡一端災害百出。我公領導抗戰，備極艱苦，大功告成，舉世同歡。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式解決，早經我公明文宣示，今我公有停戰十五日從事協商命令，倘能如期完成，國家利賴，億民歡騰，萬一不幸，十五日不成，延長期限，亦未爲不可，幸勿以兵戎相見，致使民生塗炭，重啟浩劫，同人等爲念消弭兵禍，除建會願經，祈禱和平，邀懇佛慈外，特上書我公，俯察微意，永遠停戰，奠定和平……」上毛澤東的信也寄以對和平同樣的熱望，上馬歇爾書更進一步指出「……中國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此次協商，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望先生負起責任，爲有力之主張，期其必行，國人無不感荷……」不管怎樣，這也是人民的聲音！你能說他們的聲音是微弱的麼？在好戰者的耳朵里，也許沒有這些聲音的存在，然而，聚以可以成雷，這樣的聲音正從全國每一個角落發出來，當他們的聲音匯合起來的時候，將成爲一股可以撼動固者的巨大力量！

# 重慶的水

競先

在重慶住家百般電燈，可是那一樣都沒有「水」竟扭得利害。機器水的設備只限於深宅大院，小百姓們可不作與寫一封信到重慶自來水公司請求裝上這麼一個龍頭，不過雖然限於物資，賢明的當局也還是時時把小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隔了十幾條街便來一個公共水站，裏面有兩三個整天開放着的龍頭，以便四週的大小居民自備水桶，接着政府規定的官價購買一桶桶的水，挑回家去使用。

方法雖好，怎耐用戶太多，兼之排水量太小，一個大桶總要在龍頭面前擡上幾十分鐘才裝得滿，因此候水的挑夫都要按了先後次序，排成兩條一字長蛇陣，各把扁擔橫放在水桶上，坐在上面休息，這樣的耐着性子來輪水。萬一等得冒火，那只有取諸大江的一法，但有些滾滾黃流，大江雖並不在乎，總是有求必應，但石級上下動輒有數，真可走得你腰酸筋疲，汗流浹背。

因此，水雖本來算不得什麼名貴的東西，一到重慶却就值了錢。普通人等一日只買得起一擔兩擔，傾在水缸中珍攝而用，早上的洗臉水，只要不太髒，總要留在盆子裏，慢慢的好洗手，真要髒得看不過去，這才捨得撥去，即在那時假若在地上種了兩棵半死不活的蕃茄，也要把水潑在蕃茄根上。

然而這還是正常狀態，遇到停水時期那就嚴重了。偏僻重慶的機器水最容易壞，機件不時發

生障礙，遇到電燈公司停電，又是一切的機器停止，停水數天。那時真叫人啼笑皆非，唯一的水源只剩下揚子，嘉陵兩江。挑水夫都成了天之驕子，上下一大石坡挑得兩桶黃泥便值兩三百元，還可以搭點臭架子給買主看看。那樣的黃泥，買回家來，決不能馬上就用，先要打膠就是拿了一塊明礬在缸中攪上百餘次，然後黃泥就容易泥腳，打過膠後總要中個鐘頭，水才肯清，然而舀水的時候絕對要輕手輕腳，千萬莫驚動下半截的黃沙，否則又要再等半個鐘頭。

這「停水」在冷天還不打緊，因為煮飯，喝水，洗面，用水都還有限，一到熱天可真受不了。偏偏機器水最要挑準了大熱天壞。記得有一次三伏天氣，一停水便停上三天。白天過了一身臭汗，晚上公舉在飄浮的夕陽下踏着灰塵歸來，拌成一個泥人，每天晚上都用涓滴之水，在身上輕輕的一擦，幾乎已長了一層殼，用鼻子嗅嗅，且似有遍體的臭香，實在忍無可忍，便到廚房去舀了一面盆的水洗一個廣東式的沖涼，正在舀水娘挑進來了，在旁邊虎視眈眈的道：「舀能格多水做啥子？」

我忙虛聲下氣的答道「去洗澡」一面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趕緊溜出廚房重地，又聽得背後一陣唧唧道「硬是花樣大些，別個裏飯都沒得水，還要洗啥子澡」。

今年夏天，重慶發生嚴重的霍亂，一時弄到滿城風雨，人具戒心，時髦人趕忙去醫院打防疫針，實行復古，渾汗如雨的飲着滾沸的開水，弄得冷飲店幾乎要關門。黃毛洋人一面趕派飛機從外國經由駁運進防疫藥苗，一面下令不准洋兵

在未經檢驗合格的飯店吃飯，弄得一班專做洋人生意的茶樓酒館，家家門可羅雀。一品大百姓都相信是瘟神爺駕到，難免遭此一劫，一面燒香供奉，求瘟神爺饒命，一面又不知在那裏來的謠言，說在門口貼上用紅紙剪的紅十字，瘟神看見了便跳過這個門口，只一夜間，這個說法就傳遍了重慶，第二天早起便大街小巷，家家門口貼上了紅十字，那整齊一律法，就是遇到什麼慶祝的日子，警察挨戶通知懸掛國旗，也不過如此，直到後來驚動了當局，認為有傷觀瞻，這才命令取消。

說來說去，可要問一句說的是「水」啊，為什麼要扯上霍亂。當然要說二者間有什麼一定的關係，自難肯定，然而我記得在霍亂暴發之前，怪熱的天氣連停了幾天的水，到後來連喝的水也成了嚴重的問題，一但黃泥漿剛挑上了坡，就被人載着買去，挑水夫腳不停蹄，還是趕不過來，漫天要價也管不過主顧，據說有些調皮的挑夫就覺得上下五坡太累，太麻煩，驚機一動看見防空洞前汪着二灘灘山上流下來的積水，倒也澄清可愛，不免就地取材，吹吹開上面的綠萍，就一桶桶的裝了去賣，真是一本萬利，據說這對於霍亂有很大的幫助。再者後來洋人大起側隱之心，在幫我們撲滅霍亂的時候，一面勸人打針，一面大批醫藥人員帶了漂白粉駐在各碼頭，在每一桶江水裏撒上一點藥末了。這不知可以不可算水與霍亂有關的明證。

總算福星高照，霍亂不久便平了下去，不過想起重慶的水來，我還是有點害怕。



# 飢餓的古城

## 桂林通訊

丁靜

是初夏了。古城的厚石板城牆外，垂柳已經長成疏疏落落的，像一個大病初愈者的禿頭上剛剛生出幾許新髮一樣。

這是勝利後的第一個夏天，日子還是和往年一樣的炎熱，流汗的人們依然在流汗，這兒雖然沒有那些不穿衣褲的裸夫，沒有光着腳腕披長衫的農人，和拖着笨重鹽巴車的苦力；然而這里的田野是乾裂的，乾瘦的農民，依然還要踏着破爛的水車，去灌溉那些失去了綠色的田疇，鄉村變成了廢墟，幾間焦黑而陰暗的破茅房點綴着老百姓們在挖着草根，野菜，在絕望的哀號，悲痛地等待着死神的來臨！

可怕的災荒，造成了劫後的凶年，桂林是淪陷最遲的地方，也就是遭劫最慘重的城市，人們顛沛流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備嘗艱苦之餘，幸而贏得劫後餘生回來，眼睜睜的望着破爛的鄉土，廣闊面前的是一片瓦礫，真是欲哭無淚萬般酸辛，他們興奮地迎接了勝利，同時也就毫無抗拒的投入了飢荒的深淵，處處高叫着復員，而桂林的人們却在死亡的邊沿上掙扎，呼號……物價在飛騰，大商賈和貪官發出了瘋狂的笑，大多數人的購買力已經降落到最低地步，他們默默地飲着亂嚼草根對於物價狂跳也不過顧及了！

災荒蔓延着，像洪水，像猛獸，四鄉的難民十餘萬家遠去，成羣結隊的，跑到深山去挖取野菜和蕨類的根來吃，連里的根挖光吃盡了，於是相率到別的地方去，他們的欲望已經消失殆盡，只要找得到，那怕是一條又乾又細的根，就是上

好的食糧深怕別人來搶，挖起來除了藏在包裏之外迅速的就朝嘴巴塞上一塞臉上浮出了辛酸的笑。有些農村中餓死人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根本就沒有人來注意，因此挖野菜的人，常常會從浮鬆的土中挖出死屍來，至於因挖野菜而發生械鬥也時有所聞，因為他們給飢餓驅使着，麻木而失去了理智。

除挖野菜根之外，還有一種吃了必死但又不得不吃的「食糧」，就是一種叫做「觀音土」的乾泥，吃的時候固然可以充飢，但不到幾天，人就活活的脹死了！

這次桂林城內經過砲火的洗禮後，全城原有的五萬多幢房子已毀剩三百多幢，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是一時無法恢復的，這兒畢竟是省會，外表總要先行復員，因此馬路兩旁的房屋都因陋就簡的搭起來了，可是房屋的前面呢，當然不難想像，仍是一片焦土和瓦礫。

由此桂林的房荒成爲當前最嚴重問題之一，大多數機關團體回來，一批批的逃難者也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這座古城，但已無家可歸了，全省最高機關——省政府的舊址，本在王城中，也不例外的燬於砲火，故不得不暫遷到萬壽寺中辦公，萬壽寺離城約三里，從前本是專修佛經的地方，現在却成爲全省行政中樞的寄跡處。

馬路上也在逐漸恢復着繁榮，各種商店復業不過在點綴市面，一般雜貨的商人已不屑做這種正當生意，他們大都跑到柳州去乘飛機做高等單幫了，因之日用品非但缺乏，而且極端昂貴，有錢人很便利的到港買東西，窮人連起碼貨也買不起呢！

公教人員喊窮叫苦，這倒不獨桂林如此，當必全國皆然，最近娛樂場所復業，桂林戲也重振旗鼓，作戰後的首次演出，由於幾位坤伶的包銀大，引起大家的震驚，其實他們的包銀不過七八十萬一月，聞說上海的坤伶有千百萬包銀進帳，這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這古城的文化，曾在抗戰期間一度光芒萬丈，可是現在已由絢爛而歸於平淡了，考其因，一

方面固然由於一切的設施被砲火摧燬無遺，另一因則是大多作家和出版商已經東遷的關係，當然及不到往日那樣蓬勃，但於文化界的努力，又漸漸的充實起來，「文化供應社」和「興華教育用品社」，可說是青年學生精神食糧的總倉庫，直慶上海和香港的書報，在這兩處可以買到，還有「商務」和「中華」，近已大興土木，修葺一新，禮禮邊每天都擁滿了人。

新聞界似乎很沉寂，但「廣西日報」和「工報」是很受讀者歡迎的，留桂的文化人，有礙木天歐陽予倩林嘯儒譚丕模宋雲彬等，宋先生是剛從渝來桂，到桂後即在各地演講極受桂林青年的熱烈歡迎。

教育界方面，談起來也是很艱苦的，各學校多半還是用竹子代瓦片蓋起來的，天一下雨，學生們撐傘在教室中上課，真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復員的學校有「桂師院」「西大」「醫學院」「商專」「藝專」「桂中」「女師」「松坡」他們的學習工作情緒是很高的，「桂師院」設在王城，在師生努力爭取解決校舍問題之下，教授宿舍已經修得很好了，他們可以安定下來展開教育工作，學生的宿舍和教室，經過調整，大致已無問題。這處既幽靜而位於街市的中心，省立圖書館設在他們的左鄰，借書閱讀，都很方便。

「省立藝術館」原來和「桂師院」同在一處，現已重修館舍最近將演出「小人物狂想曲」。在戰時，桂林是大後方重要城市之一，交通非常發達，湘桂黔鐵路通至都勻，公路線亦如蛛網，四通八達，可是經過這次浩劫，鐵路已毀壞殆盡，公路亦殘缺不全，連航空站都沒有恢復僅有重慶到柳州一線，每週四起飛一次，極便往

日繁榮，誠令人不勝今昔滄桑之感！

「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雖則依然無恙，但已荒蕪不堪，水東門外的大浮橋上依舊是黑壓壓的，往來首行人，但愁雲慘霧籠罩着這古城，僅聞灘水嗚咽，如泣如訴而已！



# 不死的人

平峇

五月的驕陽，高懸在長空，長空無雲。熱流迴盪在這條靜靜的河面上，河面上駛着一艘小火輪，輪底葉子飛快地旋轉，打起滾滾的

白浪花，浪花捲到岸邊：

嘩喇喇！——嘩喇喇！——

在這種悶熱的天氣裏，浪花的沖擊聲和馬達的旋轉聲，就顯得不大調和，尤其是輪船中喧鬧的人聲嘈雜的時候。

輪裏擠滿了人，熱氣和汗臭充塞着四周，在那邊船門口的鋪位上躺着一個花白頭髮的老頭兒，他並沒有什麼特點使人注意，別人也就沒有功夫來注意他。

時間在一派紊亂中迅速的溜走……

突然甲板有人喊起來：

「救人呀！救人呀！有人掉下水了！……」

許多人跑到甲板上觀看：

「人呢？人呢？沒有嘛！」

「？……」

一個大肚子水手氣咻咻的指着遠處：

「喏，那邊，那邊！……」

大家喊着：

「船駛回去！救人要緊！」

舵手急忙將船駛回轉去，遠遠的，似隱似現的水面上浮着一個人。

「噢！人呢？」

舵手急得把舵盤盤，船在水中兜着大圈子……

「看見了！」大家又叫起來。

幾個水手忙着放下救生艇，卜通通的從船上跳下艇去，划呀划呀，划到了那邊，看見水中浮着一個老頭兒，水手跳下去，把他救了上來。

救生艇划回船邊，忙手忙腳的上了甲板，船中的人都跑出來看了，七

嘴八舌的，有人說這老頭兒剛才還在船中，怎麼忽然落了水呢，有人說一定年紀大了，定不穩，失足落水的，有人說這老頭兒自從開船後！就直

躺在鋪上，唉聲嘆氣，捶胸頓足，顯然受子什麼大刺激，才尋自盡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奇怪的就是他不沉下水去，像有什麼東西托着他似的，它在水面上，

在眾人看來，簡直是奇跡，空前的奇跡。

老半天，老頭兒悠悠的醒來，眼皮微微的睜開，發覺自己躺在甲板上，

沒有死，不禁愧憤交集，恨恨的長歎一聲：

「嘩——」接着捏緊拳頭，捶得胸脯嘭嘭發響：

「呀！為什麼不讓我死？為什麼還留着我這種人！」

好事的同艙人把他扶起來，送回艙裏去，在一些人的慰問中，老頭兒

口述了他投水的原因——

## (一)

十年前——

一個平和的日子，鄉間的一切是那末甯靜和幽閒。

土房子裏，周老大翻開帳簿，一手撥着算盤，臉上浮出欣愉的笑容，

算盤撥下來，今年的田多收了十四担穀，裏地在腦海中浮上了一堆雪白的

大洋銅，他不禁心花怒放，一陣子笑衝出了口：

「哈哈……」

接着視線向門外一掃，發現兒子次和剛踏進房門。

「爹，我們甚麼時候去上海？」

那個爹停住了笑，嚥下一口唾沫：

「咳！我正要和你們談談，二和呢？叫他來。」

大和跑了出去，不到一刻鐘，和一個瘦削頭的男孩進來，鞠躬頓首而

措着鼻涕，走進房，嚥的一聲把兩條鼻涕吸了回去。

爹看見這兩個乖兒子，樂得眼睛眯成兩條絲：

「你們來，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們。」拿起旱烟筒，劃燃火，嘴對嘴的

猛呼幾口，噴出濃白的煙霧：「我的歌子已經籌好了，過兩天，我親送你

們到上海去讀書……」

大和樂的跳起來：

「好，好，好，我們到上海住什麼地方呢？爹。」

「當然先到阿根那那裏落脚，待進了學堂，再作打算。」停了停：

「不過……唉！你媽死得早，你們兩人怪可憐的，不然，現在有人和你們

收拾收拾，也不會這樣的麻亂……」



周老大說着，心有點酸，連忙呼着旱煙筒，睜開眼睛發楞。

「你們出去玩吧，讓我清靜清靜。」許久許久，他才揮揮手，叫兩個孩子出去。陽光斜照在屋角，房中的光線漸漸的暗淡下來。

他把房門掩上，在床底摸索着，拉出一個大藤袋來，然後在藤袋下面搗起一塊木板，木板底是一個小窖，窖裏面藏着一包一包的大洋銅。

他拿了兩包出來，蓋好木板，順着屋頂透進來的光線拆開紙包數着，一方面，心裏正在盤算孩子們到上海的食住問題。

忽然，屋外一串咳嗽聲揚進來，帶咳嗽的：

「大……哥，在家嗎？」

周老大忙把洋銅塞進棉被里，開了房門：

「三老爹，請進來！」

三老爹，顫抖着嗓子：

「好極好極，沒有白跑。」說着跨進房門，一屁股坐下來，理着花白鬍子，像一匹老馬奔馳了許多路似的，直在喘氣。

「老爹有什麼事嗎？」

「聽說你預備送兩個孩子。到上海讀書，那天動身？」

三老爹迷迷的：

「老大，我想來作個月老，前村趙家的第三個女兒很好，小小年紀，又聰明又文靜，我很願意和你家大和做媒怎麼樣？」

周老大沉思了一會，搖搖頭：

「謝謝你的美意，我不願大和染着鄉下習氣，他年紀還青，正要給他好好的出去讀幾年書，婚姻的事祇好聽着將來再談吧。」

「老大你真是一個新頭腦人物，難得有你這樣一個老子，做你的兒子真福氣，真福氣，呵呵！」

「不瞞老爹說，自從大和他媽過世後，我的全副精神，全副指望，都放在這兩個小傢伙身上，平日我省吃省用，辛苦集蓄，爲的是要栽培他們出來，他們是我的命，我的家檔，我要盡力的供他們讀到大學畢業……」

「好吧，」三老爹站起來：「明天到我家吃晚飯，算是和你們父子餞行吧。」

「不用了，老爹……」

周老大揮手，不等他說完，就跌跌衝衝的走了。

## (二)

內河輪船駛近了黃浦江岸，江海關的大鐘正鳴着四下。

碼頭上鬧哄哄的，腳夫的吼喝聲和汽車的喇叭聲中，周老大領着兩個小孩子踏上這花花綠綠的都市。

外灘高聳的洋房，靜立在岸邊的銅像，穿梭似的大小汽車，擁擠的人羣……給這兩個鄉下孩子看得目定口呆，他們到了另一個新天地，覺得這個天地中一切的一切，莫不新奇，炫異。

周老大雇了兩部黃包車，拉到虹口阿根舅那裏。

阿根舅從錢莊回來，在門口就遇見他們，驚喜的喊起來：

「姊夫剛到嗎？久違了，久違了！」

「阿根弟，你好？」周老大揚着手，車子停下來，付了車錢，走上樓去。

阿根老婆連忙出來迎接，老大衝着孩子喊：

「怎麼不響？快來向舅父舅母鞠躬，一點禮也不懂！」大和和站得筆直的，鞠躬下去：

「舅父舅母好！」

啊！姊夫這兩個小孩長得快啊！在鄉下讀書嗎？」

周老大從心底樂的笑出來：

「鄉下讀書，讀得到什麼好東西，這回我把他們送來上海進學堂，以後請娘舅代看管他們，一切要費心了。」

「那裏那裏，自家人何必客氣，姊夫須備送他們進什麼學堂呢？」

「我是外行，一切要託老弟替我辦。用錢問我要好了。」

阿根心中不禁一喜；暗想：嚇，活財神送門來了！

活財神揀出了三十塊錢來，塞在阿根手裏：

「老弟的境况我是曉得的，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吧。」

「怎麼敢當！怎麼敢當！」阿根說着，一面把鈔票，塞進袋裏：「姊夫你儘可放心，外甥不就是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嗎，何況我又沒有小孩子咧，哈哈！」

在這種愉快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天，周老大將孩子進學校的事託付了阿根，一個人回鄉去了。

大和和二和的眼中，接觸着這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好奇心的驅使，常常纏着娘舅帶他們出去玩，不到半個月遊過了大世界，天相樓，先施樂園



鏡廊的對面，住著一個舞女，她那苗條的身段和感人的魔力，給予大和一種強烈的刺激，每次走過她的房間，不由自主的向里面張望一下，對方早就覺得這小伙子怪有趣的，不時的報以媚笑。

事情來得巧，這天大和走出來，恰遇到她匆匆的向里面走，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一塊紅粉的手帕像落葉似的飄在地面。

大和連忙拾起來，一股濃烈的味衝進他的鼻腔，他的心志忑地跳着，鼓起勇氣跑到那女人的房門。

「小姐：這條手帕是你的嗎？」

「啊！怪不得我尋了半天尋不着，謝謝你！……請進來坐一息好嗎？」女的擺動着腰肢，像一朵鮮豔的花。

大和心里知道父親已經出去，於是硬着頭皮跨進那間香閣去。

女的倒茶拿烟，殷勤招待，她很客氣的：「我們雖然同屋子，還沒談過話，周先生在那里發財！」

「噢，你怎麼知道我姓周呢？」

她笑起來，笑得用手帕掩了嘴，停一會才止住了笑：「同一個屋子的人住久了那會不知道的我姓什麼們一定還不知道吧？」

「噢，我還沒請教呢。」

「我姓了，叫丁香，丁香花的丁香，不瞞你說，我們這種人是給人看不起的下賤人……」

「……我在西夢舞廳里做，是個舞女，你會看不起我們這種人嗎？」

「那里那里！這倒……」大和期期艾艾的，臉上有點發燒。

「假若你周先生不嫌氣，以後請常來談談，做個朋友。」

「那里……」又是「那里」。

女的眉毛一蹙：「周先生會跳舞嗎？」她生意一般的手指絞着約手帕。

「跳舞？不……不會，不會。」

「嘻嘻！真是老實人！」

那個老實人斜了她一眼，心里老是卜卜跳，老半天，老半天方才鎮定了下來：「我倒想學學以後要請你教我啊。」

「丁小姐一個人住這間房？」大和倒老練起來了。

「不，我和姆媽兩個人，她回鄉下去了。」

「貴處是……」

「常州鄉下。」

突然外面一陣腳步聲。

大和一怔，料是父親回來，連忙站起：「改天再談吧！」

匆匆忙忙的奔回房來，一看正是父親。

周老大一陣咳：「咳咳咳咳……」

「出去……走走，沒到那里去。」心中又有點跳。

「明天，我到阿根家住幾日，因為他們隔壁有個專醫咳嗽的郎中很好，這末遠的路，我省得天天跑，到那邊近便一些……咳咳咳咳！」

大和的腦海里馬上浮起了丁香的情影……

（五）

「……」

「……」

「……」

「……」

「……」

「……」

「……」

這樣的工作，心情是愉快的，光陰在愉快的氣氛中不覺消磨了幾個鐘頭。  
當夜的巨掌伸展到空間時，鬼使神差的這一對弟兄在茵茵舞廳里出現

了。  
五彩輝煌的燈光，幽揚的音樂，醉人的氣息，襯以花枝招展的舞女，穿披似的白衣小郎……令這位二和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的人，眼花

撩亂，樂的嘴都合不攏來。  
急驟的旋律中，丁香和大和已捲進舞池里，大和用着半生的舞步隨着

大步，舞腔中鑽進一縷縷的清香，不覺陶然欲醉。

「你……你真美，丁香！」

丁香瞟他一眼，報了個媚笑，不響。

「丁香，我永遠做你徒弟，好嗎？」

「嚶！不要折殺我好啦！」接着就在他的背上一擡，便格格格的笑了

起來。  
當他們旋過二和那邊，看見二和張開嘴在向舞池發榜。

「你的徒弟看起來比你老實。」

「不見得，他是會捉老鼠的貓不叫貓，」

話沒說完，音樂已停，大和拉着丁香回到櫃子來。

「丁小姐，教教我好不好？」二和不等他們坐下就開口。

丁香笑起來：

「哈哈，我又要收徒弟了！」

「徒弟越多越好呀！」二和拍着手。

大和衝着他瞪了一眼。

又揚起了音樂，二和站起來：

「這次可以教我了吧？」

「好好好！」丁香隨着拉他下了舞池，亦步亦趨的爲這新徒弟「開

課」。

這一場舞，直到深夜才盡興而返。

歸途中，丁香提議新徒弟請老師吃點心，二和馬上舉手贊成。

選了一間咖啡館，在火車位的對面坐下來，大和和丁香排坐，二和坐

在對面。

侍者送上咖啡，二和忙着大獻殷勤，倒牛奶，夾方糖，糖攪得太多，

自己並不覺得。

丁香端起咖啡，啜了一口，緊皺着眉尖，

「哎呀！甜得來！」

「哈哈哈哈哈……」兩弟兄轟然大笑。

這時，在虹口阿根的屋子裏，周老人在痛苦中呻吟着，吃力地從床上

撐起來，顫着手拿了藥瓶向嘴裏倒，咕嚕的吞下去：

「唉！苦呀！」

## (六)

日子過的快，鄉間雖然已經淪陷，秩序漸漸的平定了。同時，上海的生活日高夜漲，周老大咳嗽剛好，實在過不慣這種都市生活，不時思念着

寬蕪的田園，於是不顧阿根的勸阻，毅然地回鄉去。

大和進了一間野雞大學，生活更無拘束了。每天，除到學校應卯之

外，就和幾個朋友跑交易所，做做股票條子，晚間就消磨在舞廳裏。

又是週末一個美麗的夜之場合。

大和拉着丁香在舞池中隨步時，丁香雙眉深鎖的：

「我們到底怎麼辦呢？事到如今，你不能再含糊啊！」

「哦……知道了，你何必這樣急！」

女的臉紅了臉：

「急，急，急！你這糊塗虫，難道不知我有了兩個月的身孕嗎？」

「這……」大和心中跳着，這種跳和腳底的跳有點不調和，

於是趁音樂一停，急忙和丁香離開舞場，回到寓所去。

二和還沒回來，正是談話的好機會。

經過了談判後，決定實行同居，叫二和搬到了香的屋子去。丁香搬過

來。

這天夜裏，大和翻來覆去，老睡不着，心中只是盤算着怎樣應付鄉間

的父親。

「坦白的告訴他嗎？……不行，她是個舞女啊！……萬一，萬一他要

親自出來替我們辦喜事呢？……就穿了怎麼好！……」大和想來

想去，最後才決定先寫一封信回去再說。

四天後，周老人在鄉間接到大和的信，信上寫着：

「……兒與同學丁小姐相知已屆一載，丁妹淑而美麗，堪爲終身伴侶

時值亂世，不願鋪張，擬在滬實行同居，廢除繁俗典禮，故特請示大人，開明如大人者，當必能俯納兒童也。茲附呈丁妹照片一幀，乞即定奪賜允，不勝迫切……

周老看完了信，高興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口中喃喃的：

「這孩子真懂事！真懂道理！」

一面反覆着那張女人的半身照，眉頭一皺：

「噢，太摩登了！太摩登了！能做我們鄉下的媳婦嗎？呵呵呵呵……」

帶笑帶跑的跑到三老爺家裏，開頭就說：

「老爺，我們大和要討媳婦了！」

二老爺正在玩着牙牌，靈的站起來：

「真的？恭喜！恭喜！恭喜！」一連串作揖。

「想託老爺替我點錢給大和。」

「好好好，你這個公公不親自去一禮嗎？」

「暫時不去，這次大和特別和我商量省一點，決不鋪張，連結婚禮也不舉行，實行同居罷了。」

「同居？」老爺驚訝起來：「像什麼話！年青人不懂規矩，你也去顧他們的意見嗎！」

周老大鎮定地：

「這只好隨他們去辦吧，如今時代不比從前了！」

兒子不像兒子，老子不像老子，唉！唉！三老爺晃着龜瓜，使勁地猛呼那根旱烟筒……

### (七)

半年後，二和也找到對象，她是一個錢莊老板的女兒，認識不到三個月就要結婚了。

周老丈興高彩烈地從鄉下出來，跨進了大和的院子，那個還沒有見過面的大媳婦一個人在家，看見了這番兩鬢斑白的鄉下頭兒，滿着一定是大和的父親了。忙笑着相迎着：

「你是爸爸嗎？」

周老大一朵心花怒放，滿臉高興的：

「唉，大和呢？」

「他出去了，大概就要回來的。」

這位新媳婦出了一副勉強的笑容，招待着公公，一會兒大和回來了一進房門，就憤恨的罵：

「他媽的，今天熱門股大跌！……」猛的瞥見父親，又驚又喜：

「爹，什麼時候到的？來，丁香叫過嗎？」

「剛到剛到！她叫過了。二和現在怎麼樣？」

大和懶起臉：

「這莫名其妙的東西！一天到晚不知在忙些什麼，大約在他未來的岳父家吧。」

周老大的視線偶然一觸到媳婦的肚子，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把大和拉到門邊，悄悄的附着耳朵：

「快生了吧？」

「還有兩個月光景」大和似乎不感覺興趣。

做爹的一番高興，並不覺得大和的態度，喜沖沖的出外找二和去了。

丁香哭傷着臉：

「你父親那種鄉下人派頭，實在有點看不順眼！」

「馬馬虎虎吧，反正他住滿天就會走的。」大和心中也覺得這老頭兒不應該來。

忽然外面一陣吵嚷聲：

「你以為討了一個有錢的老婆就會闊一世嗎？」老頭兒喊着。

「這個爹用不着多管！」二和的語氣很強硬。

「哼！你想想，是那個送你出來讀書的？如今羽毛豐滿了就不聽我的話，我們隨便去找人來評理，看你對還是我對！」停一停：我還是一番好意，爲你的前途呀！」

「我的前途我自己當然有分寸，老人家何必操心呢！」

一面吵進了大和的房裏。

「大和，你說有沒有這種道理，我勸他結了婚繼續求學，他不聽，還要駁我！」老頭兒氣得臉鐵青。

大和懶洋洋的：

「算了罷，爹！他又不是小孩了，給他自己拿定主義吧。」

「咳！不是小孩了，所以……也用不着我這老頭兒來多管了！……」

周老大的心中，驕地浮上一層空虛，手扶着窗台怔怔地望着天，又是藍的



覺得那末可愛，那末純潔，他回憶着孩子們還沒有來上海的時候，不就非常純潔可愛嗎，想不到這些年來。他們的心變得這末快！……還是看穿一點，隨他去吧……

「二好！」周老大忽然回轉身來：「隨你們吧，真的像大和說又不是小孩！可是將來走錯了路不要後悔，不要埋怨，我沒有阻攔你！」

此後父子間無形中發生一種隔膜，在周老大方面，因為二和的喜期將近，急於看他們結婚，把吵嘴的事就淡忘了。

二和結婚那天，的確鋪張一番，女家有錢，不在乎，可是二和在父親處要錢得到太少，心中更不高興。

老頭兒早已看出二和的心事，覺得再住下去無味，在二和結婚的第二天，就收拾行李，一個人悄然地回鄉去了。

(八)

兩個月後，丁香生了一個女兒，生下來不到三天就死了。

這給大和一個很深的打擊，沈痛地草草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老頭兒知道這件事，心中如有所失，悵悵地度過了悠長的歲月。

從此大和就沒有信來，連二和也不寄一個字。

周老大似乎看透了一切，也不着急，仍舊守在鄉間，照管自己的田地。一年後，敵人投降了，河山光復，勝利帶來給老百姓喘了一口氣。

在暴風驟雨中，周老太又對上海來。

現在二和真的歸了，得岳父的幫助，開了一月小錢莊，大和就在錢莊中做經理。當老頭兒知道時，喜氣洋洋的直到錢莊來。

錢莊的命運發生了問題，正在奉命清算，老頭兒在經理室中，見了二和，二和愁容滿面的嘆聲歎氣：

「爹，你來得真不是時候，我們的生意發生了問題，說不定就要破產了！」

「唉！不致于吧，但願古人天相，古人天相！……大和呢？」

「差人去叫他來」二和叫茶房：「去請周經理來！」

大和一進房，看見老頭兒，心裏就有點不安！

「爹剛到嗎？」

「咳，大媳婦告訴你們的地址，我馬上就趕來了。」

「我們家中恐怕……住不下了，我看你還是去一月小旅館開個房間住幾天吧。」

「這個辦法很好，我那裏也住不下。」二和附和着。

老頭兒一怔，一股怒火升了上來，剛要發作，想想還是按下去，長歎一聲：「好好好，隨便怎樣都行！」

「於是二和派了一個傭人，將老頭兒送到一月小旅館去。旅館又暗又靜，老頭兒住不慣，整天出來溜躑，兩個兒子並沒有來探望他，他也不到兒子家去。」

一天兩天，一週，……

老頭兒身邊的錢用得差不多光了，就硬起頭皮到錢莊來。

「我們在清算中，頭寸緊得很……」二和對這位討債似的老頭兒答覆老頭兒：「氣的手顫抖着，指着二和：『你……發昏了嗎？我又不和你談生意，什麼頭寸腳寸的……我是問你要路費——回去！』」

二和不響，摸呀摸的，摸出一疊鈔票出來，數了一番，一手扔給老頭兒。

「拿兩萬塊去吧，兩萬折儲備票就是四百萬哪！」

「我回鄉去了！」老頭兒氣沖沖的頭也不回就衝了出來。

「請位替我想，做了半生的牛馬，落得如此下場，人，做人還有什麼意思！」老頭兒訴說着，兩行眼淚湧了出來，船中的人沒有一個不搖頭歎息的。

夕陽西斜，萬道金光射進船艙中，愈顯得空間的荒涼……

停了一會，老頭兒靈的站了起來，向四周的人打了一個拱：

「有勞諸位救我，更感謝諸位的關懷，我周老大壽自盡不會死，想必是天可憐我，我這大半世光陰等於做了一場夢，現在我的夢醒了，這次回鄉去決定將所有的遺產全部拿出來捐給慈善醫院，我只當沒有兒子，或者

是兒子死了，我奉勸在場諸位先生，以我的遺囑拿來做個教訓！……」

天漸漸的灰暗下來，在茶房喊「開飯」的聲中，結束了老頭兒的話。

后記：這是一樁實事，本刊主人康丹先生在旅途中親眼經歷的，康先生要我以小說的體裁敘述出來，我雖然遲疑，可是憑我這支筆，又怎能表達原意於萬一呢！我終於鼓起勇氣把這篇不像樣的東西完成了，當我完稿時，我覺得在這世

風日下的社會中，這種事實極之平常的，我們並非以「新道者」標榜，說教一番。作者寫這，不過是將這支社會中的小插曲，輕筆帶過而已。

(平非於上海)

# 病人的衣食衛生問題

· 周悠 ·



天氣炎熱，容易生病。其所以容易使人生病的原因，無非是由於蚊蟲，蒼蠅，臭蟲……以及其他各種傳染疾病的虫類繁殖的緣故。若是預先能加以預防，那當然是最好的辦法，萬一生了病，也就不得不顧到既生了病以後怎麼辦的問題了。因此爲着病人的迅速復原，恢復健康，在夏令中更宜注意病人的衣食，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課題。

## 一 病人衣服的更換

病人襯衣以白色柔軟寬大爲宜，外衣亦須輕軟而常常注重清潔。常常臥着的病人，除襯衣外，不必再加外衣；因爲多穿衣服睡覺，往往容易使病人感到不舒服。

有些規模較大的醫院，大多備有特製的病人衣服，凡病人進院，一律規定穿換，對於飯桌上，衛生上均可收統一的效果。

病人的衣服，容易弄污穢，特別是發熱的病人更其如此，所以每隔二三天，必須更換一次。如果襯衣褲等被多量的汗，吐瀉物，鼻涕，血液等弄污穢的時候，那就應該趕快更換，以重衛生。

護士代病人穿衣，不要動作粗魯，應該以迅速，細心爲原則。對於重症或疼痛的時候，尤應格外注意。輕症病人可囑起坐床上，脫去污衣，迅速將新衣，代爲披上；然後仍囑睡下，平正其體，扣其鈕扣；如果症狀劇重，或禁止動搖之病體，則須請他安坐原位，而交換之。其方法：先解去他的紐帶，使之轉向右側，輕輕脫去他左側的衣服，而卷縮於病人的背後，再取預備交換的衣服，以病人的左手，先伸入袖內，慢慢着好，再使病人轉向左側，而脫去他右手的衣服，牽

左手已引著好的衣服，通右手於袖內，然後解卸鈕帶，恢復病人的仰臥位，並扣好其紐帶，直到褲子的更換，解帶後須以一手伸入病人臀部用力抬起，以他手將褲子自臀部至足拉下解除，然後再將清潔之褲，從足部套上，牽引過臀部而平正之。

在病人發汗後換衣，須用毛巾拭擦全身，此外注意整平，勿略皺襞，也是重要的事情。

## 二 病人身體之清潔

病人的身體，比較平時往往容易不清潔——尤其是夏天。若再不加以注意，多致機能障礙而發生其他的毛病。所以每天晨起，病人面部手指必須使之洗滌清潔，嗽口尤屬重要；因爲口內不潔，不特食慾減少並且容易繁殖細菌，致發生「汚瘡」或「白斑」等。嗽口不限於早晨，凡食後均宜施行。如果係重症病人自己不能刷牙，嗽口，看護的人須以清潔紗布纏繞指頭浸溫水，或二雙硼酸水以指拭之，每日數回。對於口唇，頰內面，舌，口齒等，均須拭及。

病人手足爪甲，最易藏垢，宜剪得極短。若病人留有長髮者，尤其應當注意梳掃，勿使散亂蓬鬆的狀態。設使病久臥床，頭髮污濁者

，即宜用石鹼水洗滌之。

要使身體清潔，最好是洗澡。除衰弱重症及忌勞動之症不宜應用外，其餘均應常常洗澡。因為洗澡不但適合病體清潔，且能使血液循環與呼吸狀態佳良，更能喚起食慾，旺盛新陳代謝機能，預防褥瘡等發生，有益病體，實非淺鮮。歐美人士對於病人洗澡，頗多應用低溫度攝氏一〇——二〇溫度，甚至有洗冷水澡的。但是我們中國人的習慣，究竟不相宜，通常以攝氏三〇——三五度為適合。洗澡時使病人裸體取半臥位，下半身浸入水中，上半身用水數回澆注，且摩擦全身皮膚。入浴時間，以十分鐘為度，不應過長。洗畢速即以乾毛巾拭乾，換穿清潔的襯衣，並令就寢而睡。再有少數病人於入浴時，偶有發虛脫症狀者。例如體溫急速下降，脈搏細小等，宜速給服赤葡萄酒或白蘭地等興奮劑。若尚在浴中，宜速即扶之出浴。此種不測現象，要圖預防，可先飲以少量葡萄酒，同時注意第一回之沐浴，有無反應。假如不行全身浴的病人，可改用溫濕布清洗全身，或以棉花蘸酒精與溫水等合液而摩擦之。

### 三 病人的飲食

病人飲食的適當與否，與疾病有相當的關係，看護人更應當謹慎注意。通常病人食物應該注意的地方，以容易消化，高於營養成分，缺乏刺激性為最適合。惟有時亦須視疾病的種類有所差別。茲舉述病人一般常用之飲食物如下：

一，牛乳——乃良好之滋養品，極適宜於病體。但須選擇新鮮者為佳。隔天反覆或未經煮沸者均不可用。又，牛乳因含脂肪及乳糖頗

多，腸炎便瀉，糖尿病等，均宜禁忌。

二，稀粥——頗易消化，亦為良好之食物，惟在糖尿病時，亦須忌食。

三，米湯——較稀粥更易消化，應用於重症病人或急性熱性病恢復初期，最為相宜。

四，麥片，藕粉——消化力與稀粥類似，亦多應用。

五，鷄汁，牛肉汁——富於滋養成分，最適用於各種慢性虛弱病後調補。惟牛肉汁一次不可多食。否則，即有礙胃，飽脹之弊。

六，肉類——應用於慢性虛弱病人，糖尿病及病後，尚無不合。惟須煮之極爛且少食為宜，胃腸炎亦病，肥胖病，痛風，腎石症及膀胱結石等，須絕對禁食。

七，雞蛋——滋養効力亦著，慢性虛弱症，病後調補等，亦多應用。惟雞蛋不宜煮得太熟。反宜生食或半熟食。否則，蛋白質即黃變固，即會妨害消化。

八，菜類——菜類中以蘿蔔，冬瓜為最適宜，青菜次之。他如菠菜，韭菜，辣椒，大蒜，生薑，蔥蒜等，則刺激性頗強均不可食。使認，炎症病人以多食菜類為良。壞血病發見時，偏食新鮮菜類，更有特效。

看護人對於病人飲食之注意，進食時間須有定時，食量亦應規定。過遲過早或過多過少，均屬非宜。

上述種種雖也適合於看護病人的任何季節，但是能夠在夏令中採用上述看護病人的各種方法，而注意到病人的衣食問題，那末對整個的社會健康不無補益的吧？



# 山村的兒女

鄭媽

火熱天，淮北平原上的麥田染了一層金黃色，和陽光輝映着黝黑的光芒。

黃土山麓，一排排用高粱桿搭成的房屋，有兩家冒出濃濃的炊煙來，電線桿給風刮得發出「皇皇」的聲音，一羣大大小小的鳥鴉刷啦啦的從電線上沖天飛去。

莊子前面的一口大石板，砌成的井邊，釋大嫂子和她的女兒小寶兒在洗衣服，小寶兒才十五歲，別看她年紀小，可是舞起掃衣棒就有那末一股勁兒，斜陽映在她的小臉蛋上，像火一般的紅。

釋大嫂天生一副圓腫的身體，還配上一雙小腳，走起路來一扭一扭，怪吃力的，她並不以為苦，有時，她走起路來比小寶兒還要快。一羣野孩子，赤條條的在小溝中耍水，忽地兩個奔了上來，氣急敗壞的跑到石板井旁，一手指着遠處，捲起大舌頭就結結巴巴的：

「來……了，保長……保長！和東洋兵！」

大嫂子驕的笑出來。

「這小子！甚麼一回事值得這末大驚小怪！」頭一個，拉起嗓子喊：「小寶兒——你先回去，快！」

小寶兒嘴巴一噘：

「幹嗎？」

「鬼子來了！」大嫂子急虎虎的。於是小姑娘裏面動着兩根小辮子，一溜煙的跑向村莊去。

遠遠，幾個人影子漸漸的由遠而近。胡保長并着兩個日本軍曹從田埂上踱了過來，邊走邊說，囁嚅咕咕的，不知說些啥子話，只見保長說說一響聲，像是風擺柳似的，兩個日本軍曹背着手，昂然的望也不望他一眼。

「嘻嘻！三天內，三天之內我擔保搜齊送來！」保長走近了，才

看得出他一副尷尬面孔。

那個滿臉橫肉的軍曹張開了嘴：

「好！這一禮就答應你。」

「謝謝！謝謝！」保長鞠了一個九十多度的躬：「請兩位官長到辦公所休息休息，天太熱了！」

兩個軍曹點點頭，大搖大擺的走進莊子去。

大嫂瞪起眼珠，狠狠的在地上噴了一口唾沫：

「呸！死不完的矮鬼！」

太陽緩緩地斜到西邊去，天漸漸暗下來……

× × ×

辦公所裏繞起一根大風扇，八仙桌上堆滿了盤骨飯，殘酒酸醬的堆在桌面。

保長捧了一杯酒，舉直的站起來：

「敬您們一杯！」

假矮軍曹吃的油光滿面，用手背在嘴巴上一抹！

「呵呵！謝謝……」說着端起瓶子，咕嘟的差點把酒杯也吞了。

了。

矮子顛頭倒倒的想站起來，撲的又坐了下去，向着保長手一招，

保長小心翼翼地走過來：

「官長有什麼吩咐？」

「有……花姑娘……嗎？」

「對您不起，沒有沒有！」

矮子的血絲眼睛一彈：

「放屁！我不相信！」

保長一驚，覺得自己好像矮了半截，舌頭縮起來，老半天才勉強

的：

「讓我去找找看，找找看！」

接着溜了出來，心中不住的跳，像一隻無頭蒼蠅，東奔西衝的亂撞，忽然從從茅屋後跳出兩個人來，喝一聲：

「不許動！」

兩根手鎗直刺着他。

「鬼子在用真幹甚麼？說！」一個戴草笠帽的女孩子，閃動着亮晶晶的眼睛。

「他們……在吃酒，又要找花……姑……娘！」

女孩子急忙和另一個男人耳語了一陣子，男的迅速的跑了，女孩子把鎗插在懷裏，笑着向保長說：

「把我帶去吧，我就是花姑娘！」

保長顫抖着忙忙的望她一下，不動。

女孩子臉一翻：

「快走！進去不准亂說話，否則鎗斃你這忘八！」

「好吧！就帶你去……」停了一下：「可是有什麼意外發生，我可擔當不起！」

「少廢話！」女孩子眉毛一揚：「要你擔當什麼，天大的事自有我來負責，走吧！」

於是這位保長硬着頭皮，一步一盤的走到鄉公所。那女孩子非常的鎮靜和幽閒，緩緩的跟在後面。

× × ×  
屋子裏的兩個矮鬼喘得辯辯的，七顛八倒，亂敲着桌子，一串的狂叫亂喝。

保長走進來，女孩子跟着也跨進屋子，竟把那頂草笠帽一脫，兩個矮鬼眼睛一亮，笑得嘴都合不攏來！

「哈哈！花姑娘……花姑娘來了……」說着衝過去就要拉女孩子的的手，女孩子不怕，讓他們拉住，故意裝出了笑容：

「玩玩？哈哈，好好，好好……」鬼子心花怒放的差點沒跳起來。

「那末——」她的手一揮說：「你們跟我來呀！」接着又嘲笑一下，輕盈的走了出來。

兩個鬼子在後面跟隨着，其中一個喊：

「保長！掌燈來帶路！」

保長抖擻地拿起燈，一行四個人走進了黑黢黢的樹林中。

女的在鬼子的肩上一拍：

「你真好！」接着就大笑起來：

「哈哈……」

突然林子四面出現了十幾個人。

每人手中執着鎗，腰間還懸了手榴彈。

「站住！」

鬼子的醉態轟然溜走，趕快舉起手來。

懶條大漢走過來，繳了鬼子的械——連刺刀也給拿走。

女孩子向着大家：

「弟兄們，你們預備怎樣發落這兩個鬼子和保長？」

「馬上鎗斃」幾個人喊着。

「慢點！」另一個女孩子走了過來：「諸位，我們家破人亡，甚麼造成的？尤其是我，親眼看見年邁的爹娘被他們殺死，好好的房子給他們燒光，似海深的血仇，鎗斃他們豈不太便宜了這魔鬼！我主帶把這兩個魔鬼活活的燒死！」

兩個矮鬼頓時就跪了下來：

「我們是……好人……並沒害過你們！真饒恕我們吧！」

沒有人理他，這些人就將兩個矮鬼捆綁起來……

「砰」的一聲，保長倒了下地。

樹林中架起了樹枝樹葉，點了火，頓時成了一片火海……

兩個矮鬼掙扎着，慘叫着……

一羣人擱起嗓子，高唱着進行曲，離開了森林。

急走急進了，他們回頭，看得見林中還不停的飛着火焰……



# 上海刊行社

總發行  
出版  
發行  
印刷  
編輯  
各種  
業務



本社各刊定戶注意：

## 六藝

內容豐富精彩  
印刷精良美觀  
名譯名著充實

第七期近日出版！

本刊定戶公鑒：

本期名著月刊原應於七月份出版，茲以印刷遲延，八月初旬即可問世，凡係本刊定戶均可於八月初旬收到，謹此聲明。

## 小說

第二期  
業已出版

定戶如未收到，祈速來函通知本社，當查詢補寄。

### 上海刊行社大六藝

新生中國  
國際知識  
綜藝  
六藝  
新女界  
世說  
小說  
詩歌

歡迎介紹。寄郵先提戶說



上海刊行社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四一四號